



# 斷章取義集

陳 汝 惠





# 斷章取義集

陳汝惠著

新華書店

1938.10.25

版權所有

1938.10.初版

1000—1500

實價國幣三角

## 斷章取義集目次

初見世面.....	一——二
火圈.....	三——四
去年今日.....	五——七
冷眼旁觀.....	八——九
官場生活.....	一〇——一一
蘊藻美談.....	一二——一三
孤軍血淚.....	一四——一六
鴨子的金潮.....	一七——一八
兒女英雄.....	一九——二〇
勳章和圍羊.....	二一——二三
女神的化裝.....	二四——二五
不利己的新義.....	二六——二七

天方夜談·····	二八——二九
不算談兵·····	三〇——三三
軍糧和青草·····	三四——三五
互觀氣色·····	三六——三七
舉足輕重·····	三八——三九
故都秋色·····	四〇——四一
打錯算盤·····	四二——四三
「平靜無事」·····	四四——四六
七年路程·····	四七——四八
車難·····	四九——五一
再畫一個十字·····	五二——五五
十月十日·····	五六——五七
五月的夢幻·····	五八——六〇
詩經新註·····	六一——六三
有一天·····	六四——六五
產婆的血手·····	六六——六七

虛作聲勢	六八——六九
論「忍耐」	七〇——七一
鐵馬與池魚	七二——七三
所謂「南進政策」	七四——七六
「正勇山」攷	七七——七八
徵求啓事	七九——八一
新十字軍	八二——八三
如此壯舉	八四——八六
功德圓滿？	八七——八九
大言不慚	九〇——九二
不提	九三——九四
貝克沒有讀過	九五——九七
猶太醫生	九八——九九
海涅和夏洛克	一〇〇——一〇一
上帝的兒女	一〇二——一〇四
顏色和野蠻	一〇五——一〇六

西式進真	一〇七	一〇八
鷓鴣的心	一〇九	一一一
前進的公式	一一二	一一四
魯迅先生	一一五	一二六
四月七日	一二七	一二八
當我知道你	一二九	一二一
無知的熱鬧	一二二	一二三
閒話招兵	一二四	一二五
車前提攜	一二六	一二七
官樣文章	一二八	一二九
天下之禁	一三〇	一三一
有目共賞	一三二	一三三
給我們一塊軟餅	一三四	一三五
瓶	一三六	一三八
甜蒜醬	一三九	一四〇
十塊錢	一四一	一四二



## 初見世面（代序）

「燭火」初見世面時，行者先生的開場白是：「卻說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爲光也，不亦微乎。」當時很受感動，且不說「日月出矣」這種別於經世文章的小品漫談，實在有些「不亦微乎」。若據宋儒的註疏，「微言」儘有「大義」可考，所謂「一字貶褒」也者。那麼不息「燭火」可以升格了。

可是，有些不足升格的雜話，既不值名士攷證，又不夠「貶褒」「誅心」，就只能先說開來——斷章取義。

正在童年和青年的過渡時代裏，七年不平凡的生活，使我看到了河山的破碎，家鄉的變滅，烽火再度舉起於羅店時，我們一家幾乎完了。而親愛的敏哥品姊相繼去世，又應着「二八」「八一三」的後果。侵略者的橫暴，刺傷了孩子的心，這仇痕是這樣的深紅，

而且不可磨滅。但是披上血衣的祖國畢竟怒吼了，一年來，多少可敬的英雄底血肉犧牲，展開了神聖抗戰的光明之途；在大時代的潮流裏，我追逐前進的波濤，解放了也強固了幼弱的心靈。現在，先烈的血跡在脚下閃爍，就更懂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

透出一口氣，勇敢地站起來，告訴大家我所知道的！

「攀住那握着一切真理的上帝的右手，」只有向真理低頭的人，才不為惡勢力屈服，正像寫了勸阻特洛伊人搬取木馬的「拉奧孔」的萊新所說。雖然無可比擬吧，對於這位為歌德崇敬的文藝批評家。但許是一個小小的補償——寄托了心頭的悲憤與希望。

如果這也冒犯虎威，而不免引起正人君子以及叢虎皮者的厭惡呢，只好打罵由人了。說來似嫌話長，既準備挨打受罵，倒省得作揖陪笑，就算表過不題。

但是對於指導我寫作，幫助我出版的朋友們，怎麼能不報以微笑呢，而且應該再三申謝的就是：若虹，亢會，楚材，君詒，先生，以及薇，霏，華，藥，劬，錦，璋；紀念他們誠摯的友情，還紀念一切可敬的戰鬥中的同志，直到生命底永遠。

二十七年十月

# 火 圈

爲了保衛祖國與人類的權利，爲了抵禦法西斯毒蛇的嚙咬，一切反侵略的人們，要高舉擁護人類自由正義與和平的火把，帶着超越的勇敢和愉快，向民主的營陣裏報到！千萬同志們的火把，將結成一個偉大的火圈，永遠光明熱烈地照亮了世界的暗角，照亮了戰士的征途！

就在這火圈中，溶化了奴隸的鎖鍊，鍛鍊了鬥爭的武器，消滅動搖的妥協份子，也葬送了好戰的「人的狼」。

正像喝過野獸奶汁的原始人一樣，集合在火圈裏的弟兄姊妹，向黑暗的山谷，向隱藏着寒冷猛獸的森林，擲出投槍之後，便敲着皮鼓來舞蹈，歌唱，自由地呼嘯。——表現了自己的創造，表現團體的合作。在四周，火圈隔離了夜的恐怖的窺伺，也增強了自衛保障

的鞏固每個團聚在一起的同儕，都充滿有機的活力；沒有精神上的痛苦，沒有身體上的勞瘁，從醒來一直到睡下，不疲倦地努力於最高價值的社會的建設；決定我們有效的行動的，只是對於實現一種「更好的將來」的信仰。

朋友！我們已結成了火圈，在全世界革命工作者的隊伍中，那麼，告訴狂妄的「玩火者」，留心一支燒紅的火箭刺入他的項背吧！

## 去年今日

「在砲火底下結合起來的同志，永遠不爲砲火所摧毀；願中國的兒女，生長在抗戰中。」這是肖薇的贈言。

「奉獻自己於國家，是我們的光榮！」這是南華的留字。

偉大的狂潮捲走了她倆，在去年的今日走了，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我願意她們得其所哉。

蘆溝橋頭燃起的烽火，因第二個偉大的發動而照亮了全國；上海的砲聲再度震撼世界的時候，被壓迫的弱小者，才「像人一樣地站了起來。」一年來英勇的撲擊，使中華民族的更生，形成今天一樣真實的明天了。只要向着抗戰到底的血路衝過去，我們就會創造新的歷史。

侵略者的殘暴，與其說是給我們的一種威脅，倒不如說是一種有用的警鐘。喚醒大家放棄表面上的異見團結一致，加強了為民族解放努力的意志。我們不但採行極端犧牲，用自己的血肉，替贖武者贖罪；進而聯合反對侵略的一切人羣，在和平的陣線上奮鬥！

執行神聖任務的戰士，決不會陷於孤立的；為鞏固人類和平而鬥爭的全世界的勞動者，以及在巴比塞領導下的亞姆斯達反戰運動的同志們，都會伸手來援助，予共同的死敵法西斯主義者以重大的打擊；我們到處有友軍，甚至可以從敵人的隊伍裏找到。

抗戰後，中蘇友好的條約，正如一根火箭，插入了瘋狂的蠻牛底頸項。這種種日漸增强的同情的熱忱，決非國際彷徨者的關懷可比，他們的呼聲中沒有「停戰」「調解」，而是：

「英勇的中國鬥士，怒吼吧！」

百年的污辱，四十年的仇恨，現在是洗雪的時候了；弱小者的勝利，並無上帝的憑藉，與夫「存亡之數」的讖言。

願意孤島上再見火花——勝利的爆竹。也許，再度流血的都市，會像瑪德里一樣地變成「無人區域」，不過我深信：滲透烈士之血的泥土，乃是一種無限的財產，民族的光榮，足以抵償一切犧牲而有餘。

這刻在四萬萬人心上的偉大的紀念日，這使我追念薇與華。投軍的一天，正是去年今日，年年今日。

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 冷眼旁觀

孤島腐爛得窒息了，陌生的航海者，也許會驚奇這裏是個新發現的什麼鷗蕪島——那是某種發酵肥料的倉庫。

在雜式的旗幟下生活的中國兒女，也許因了天時的變壞，得了重傷風吧，已嗅不出至今瀰漫於島的四周的火藥味道和血腥氣了。

他們寫信告訴內地的朋友：「唉，苦悶的偷安呀。」然而錯了，孤島居民（至少是大多數）那裏肯忍耐長久的寂寞呢？據說：臥薪嘗膽是悲觀的苦行，會減低發揚蹈厲的民氣；中國的偉大，就在緊張中找閒，危險時求安；所謂「臨陣不慌。」所以金兵渡河之後，南宋官吏還以為他們來參加什麼和戰會議的。讓自己部下陷入敵人的刀槍火藥堆中了，還從容吊奠，發表「國家興亡自有定數」的宏論；似乎學着羽扇綸巾的孔明之流的謀



士氣派，所以不久之後的北平，便演出「空城計」來。

不過，上海並不是空城，爲了不甘沉默，舞場，戲院，又經常不衰，溜冰游泳是應時客串，刺激更濃烈的賭窟烟館也從賄賂中露臉了。如此樂觀，究竟胸襟闊大。

但是，不了解我們苦心的外人却屢見煩言了，且看冷眼旁觀的忠告吧：

「……這件明顯的事實是：雖然每天都有數百兵士爲國捐軀，而上海的華人依舊耽於娛樂，在歐洲有什麼國家可以有如此的事態呢？當中國兵士在上海作戰時，我佩服他們作戰到底的決心，他們確是說到做到。中國青年在開戰數星期，外表上多變勇敢，他們大聲演說，在租界當局保護下貼標語；他們所做的不過如此……」

對於這種嚴正的針砭，也許有人會拿「當事者迷」的老話，來寬恕迷着的當事者；但是老話多着呢，譬如「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就要看愛國青年們怎樣來自圓其說了。

## 官場生活

對於要人掛專車，加花車，升火待發的新聞，我素感頭痛。無論他們是公出或私行。

讀西行漫記，知道紅軍首領連一匹坐騎也要讓給兵士作戰馬的事實後，更討厭所謂專車花車的儀仗了。

可是有人來說「南京上海的黑牌汽車，又擠滿內地狹小的市街了。」於是更見到大旅社大戲院跟着黑牌汽車的西移，重慶就出現了大光明，五芳齋和各種飯店。

日本皇族貴顯的不坐汽車，是某種可憐的供狀，然而誰能戰時擺闊？節約不能非議。我們願意見到的，是內地緊張的建設，決不是腐爛的繁榮。這並非說官吏都得「道學」起來，官場生活應和一切娛樂絕緣；但這時候的以身作則，會加倍重要。朱德，毛澤東先生五塊錢一月的薪水，以及土布便帽一條破皮帶的戎裝，未必可以勉強重慶官吏來平等待

遇，實際却不失爲對比的參考，和一部份信仰的重心。

直到現在，毀家紓難還不多見，往年梁作友想偏了心，許下三千萬金捐國的空頭心願，三年了，還沒有人代替「完願」。可是儘有許多真牌梁作友，在外國銀行中安置巨額存款，並且是些官場人物。

苟安孤島上的，來評論人家享樂和刻苦，好像不啻「名正言順」，但是眼看富麗堂皇的市府宮殿的興亡，家私的搬運，以及所謂「銀彈」的謠言；又讀到蔣委員長勸勉黨政人員痛戒豪華生活的通電，上海市民真有些不忍已於言。

## 蘋果美談

蘋果上市了，我想起射蘋果的威廉退兒。

每次走過四川路橋頭，隔着鐵絲網，望見鞠躬如也的同胞，和漫不爲禮的皇軍時，使我感到無限的羞辱和悲憤；而那般行禮之後，還欣然有色，如獲大赦的無知的同胞，也許會想自己受了優待，那大聲的吆喝和響亮的掌頰被恩赦了；不管是征服者的氣餒，還是奴隸的卑賤！

過橋的，真是知行合一地感激皇軍嗎，只有陶醉於王陽明學說的日本人才要相信。爲了前線緊張的補充，國內人力的貧乏，聰明的參謀部，就不應該浪費若干寶貴的戰士，駐守這「相敬如賓」的親善之橋；他們儘可以學學瑞士暴君的心計，掛一頂軍帽在橋頭，外加佈告一張，內開：「見帽者脫帽，脫帽者鞠躬……」

當然，也有幾個叛逆的「順民」會瞧着這皇軍的冠冕冷笑的，用他們一向輕蔑的自由態度，一似席勞筆下的威廉退兒——這個大膽無畏的英雄，得罪了帽子，曾經被逼射擊放在他兒子頭上的蘋果，但是也準備着第二枝箭，來射擊暴君的陰謀。

退兒爲國家自由而奮鬥的故事，尤其這蘋果的美談，往往挑動了無數人爲國獻身的崇高的意念。但新退兒的產生，將無疑地是我們抗戰的收穫之一。

這希望，也敢寄托在鞠躬如也的同胞們的身上。

## 孤軍血淚

朋友寫信來說：「陳波兒主演的『八百壯士』在漢口開映了」

是的，我也會告訴他：「堅守四行倉庫的同志，還堅守着他們的光榮。」

但是必須再補充一點近聞，那就是八月十一日上演的「木棍的罪惡」或者是「三百七十二個甘地」

「怎麼？我們可敬的民族英雄被打了，我們可愛的國旗被扯了。」他要憤怒得跳起來嗎，我不知道；也許漢口的朋友都要跳起來。

還不到一年的某一天，閘北滿天都是烟火，屋子不分晝夜的燒着，黑暗中的紅光塗抹了星斗。上海驚慌得混亂了，挽救這幾百萬人民的失望的，却是四行倉庫裏孤軍奮鬥的消息，和他們悲壯慷慨的宣言；沮喪的人與奮着，那血紅的火光，那瘋狂的轟炸，在人們

心中顯得這麼渺小，而且不再十分有力了。

這一邊，擁擠着忘記了一切危險的又驚又喜的同胞，淌滿熱淚的兩眼，隔河探望，人羣裏也有許多願意「一見奇跡」的外人，一個德國老太太感動得用一大包香烟丟過河去。駐守橋頭以冷靜自負的英軍，也熱情地招呼着；在這些中國英雄之前，似乎不再矜持薩克遜的驕傲了。那一邊，鮮豔奪目的國旗飄揚，在高空，火油燒着倉庫的牆壁，槍聲裏夾着誓死報國的歌唱。

這中華魂的表率，士氣的頂點！

可是爲了「安全」有人獻出一條調虎離山計——「工部局智取孤軍」而可歌可泣的四百志士，就至今被軟禁在食言者的陰謀中。

有呼籲，也有抗議，只是沒有人提起諾言。

本來租界上只容許死一樣的安靜，狂一樣的娛樂，什麼旗竿之類，即使截去半段還不免「刺激強烈」叫一叫是「嫌疑」跳一跳即「恐怖」如有大聲咳嗽，當然「暴烈

份子」無疑了。

日內瓦倫敦也講不來公道交易，上海好談什麼老少無欺，中國人除了買辦，太不懂「常識的判斷」。

然而沒有失去知覺的人們會深深地感到：

「打在同志身上，痛在自己心裏。」

血淚的感染。激起市民無限的悲憤；在當局盡力「安定人心」時，這刺激正增強了羣情的浮動。

爲什麼白俄歡喜毒打愛祖國愛自由的人呢，因爲他們已失去了祖國的愛情，他們不得不從下意識中妒忌愛着祖國的人。而且那個指揮衝鋒的少校司令，那許多舉起木棍來的罪惡的手中，正流着「沙皇之幫兇者」的血統。



# 鴨子的金潮

「辨士聰明，金鏟糊塗。」

「所有我們的鴨子都是鴻鵠。」

——英國·包頓——

上海的「鴨子」是不糊塗的，雖然他們也懂得金鏟的收藏；但金潮的掀起，正是鴨子們底好戲。因為他們一日數驚地騷擾於不平靜的潮水中。

戰爭一起，見過「馬克世面」的朋友，聰明起來了，偷偷計算着保險箱裏的法幣，懷疑之餘，便動了存入洋行的念頭。不過洋箱裏的家財，未必真是「千秋萬世之業」也。

一疑再疑，又覺得洋票不如黃金，於是羣起而購之，市場上連來幾個「突破」，金價像浸在沸水裏的溫度計一樣地飛漲。

天曉得爲了強霸捷克希特勒在歐洲試擺擂台一時天下好漢不乏摩拳擦掌者其後張伯倫把摘自荆棘叢中的鮮花和銀碟裏的鯨魚進貢給台主之後歐洲暫時「天下太平」了。但世界大戰的恐怖壓得人心緊縮時，浮沉在金潮中的鴨子，騷動得更厲害了。聰明的辨士糊塗的金鎊，紛紛漲落，他們也就彷徨終日。

爲什麼鴨子們不到「內河」裏去呢，主人會保護啊。孤島上驚濤駭浪的生活，到底頭痛的。

自然，除非在祖國的土地上，我們不會得到自由的保障的，留在上海的資產者，搖身一變爲內地的民族資本家時，「所有我們的鴨子都是鴻鵠」了。

## 兒女英雄

火燒紅蓮寺「解禁」之後，兒女英雄傳也出演了；能够挖掘一點舊東西，或者從聊齋上搬些狐鬼出來，尤其以「北方之強者」爲題材的章回小說，來點綴一下戰後的電影界，可謂下過一番苦心的投機。

自從洋涇浜的俠客，像「血滴子」似的玩過人頭人手的傳奇之後，就叫上海市民驚奇現實之餘，重新提高了親近武俠怪說的興味。

且不講那個寫兒女英雄傳的作者底窮酸的心境——他不滿意於潦倒不堪的身世，才把兒孫輩的顯達，寄托在安公子十三妹的身上。但是讓英勇豪俠的十三妹，嫁給儒家澈化了的懦弱書生，讀者在不感痛快，要不是安公子怕老婆的話，這對兒女英雄的「琴瑟友之」似乎很覺勉強；白頭既成問題，上公堂也屬可能。

那象徵作惡多端的魔窟！——紅蓮寺能仁寺，現在自然還有，也許目前的「××酒店」要比從前的黑店惡寺更可怕些，更懂得下蒙汗藥和賣人肉饅頭的綠林行徑。「火燒」倒是活該，但掃除「能仁寺」的兒女英雄，也得換個二十世紀的新貽才好。十三妹還說得過去，只是那個綁在銅柱上靜待挖心的公子，就不行了。別說縛雞無力戰戰兢兢的「文弱」，那種「婚姻大事必須稟明堂上」的腐儒氣，至少十三妹先要爲之哭笑不得的。

我們自然不會靜待人家來挖心，並且也不能只待十三妹去單獨殺敵。「中國的兒女，要生長在抗戰中。」並且真正配稱爲英雄好漢必須是這樣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看見够稱爲英雄的，僅是那些愛好和能從事工作的人，僅是那些自己決定了目的，爲了創造，爲了裝飾我們的大地，爲了在這塊土地上組織新的形式的生活，而貢獻了所有力量的人。」——高爾基，一九二六年。

## 勳章和閹羊

「如果誰有了勳章和徽章，越有就越想多，那是一定的。」契訶夫說。他懂得帝俄時代的官僚的無聊心理，或者說：懂得一切掛勳章和沒有勳章掛的官員們的心理。

可是官員們也要抗議契訶夫吧，因為至少表面上頒發勳章總是授予的「寵賜」豈可強求，惟「勞苦功高」者有之。

但世界上儘有顛倒因果的玩意，想用勳章補充錶鍊，或者什麼委員會會章之類的上進的人們，的確爲了勳章才甘願「勞苦」一下；「功高」呢，只能另作別論了。

勳章的授予既「自天而降」，那麼，得勳章者只須「上合天意」，倒不必「下孚衆望」；主子所欲吾之所求，張伯倫知道「與其冒險支持共產黨不如忍受軍事上失敗」的倫敦底秘密「天意」之後，便替資本家伯爵夫人們求得了「和平」，而那種伸手荆棘

叢中摘鮮花和捕鴿的英勇就獲得了陛下的勳章。要不是有礙紳士體面，希特勒想奉送他勳章的，「出賣中歐通行證」的張先生，這次解救元首的冒險，其功高實不在「地中海摯友」墨索里尼之下。不過，勳章除了酬謝與表彰之外，尚有所謂微妙的作用：

「幾年前，日本政府頒發了一個高級勳章給某一美國報業組織的領袖，這以後，每當和這位領袖有關的報紙上，刊登了任何對於日本不利的新聞時，日本當局就常用這個勳章的事提醒他……」勳章變了嚼口的麻核桃的時候，也是另一種官場的賄賂吧。但並不希望官場中打混的人，賄賂就不够做迷魂帕了。

去年七月，受過日本三等神聖勳章的施撒勒博士，在寫了日本進步之後，突然又寫了日本向全世界挑戰。這「炸彈一般的反日著作」，使授予勳章的外務省不勝驚惶失措了。當他們覺出受勳的老友的叛變，和勳章失效時，東京充滿了嘆息；自然也有人咒罵這個六十七歲的老教授，要貪得一筆反日賞金；而從前，怎樣騙去了那顆神聖的「勳章」。在爲了勳章不惜陰謀，不惜拋棄大眾，甚至不惜葬身異鄉的人們看來：施撒勒博士

的「反日」是多麼不可了解呢。他犧牲了繼續獲得二等勳章的前途。

還記得：契訶夫用過一首小詩，譏嘲一個夢想「獅子與太陽」的波斯勳章的俄國官員，——這官員對波斯貴人說：「波斯的國界，和我們廣大的祖國的國界，是接觸得極其密切的，就因為這彼此的交感，使我要稱你為我們的同胞了。」於是契訶夫說：

「爲了尊重俄羅斯和波斯的

彼此親善的表記，

大使呀，我甘心願意

宰掉自己當作闖羊，

但你原諒罷：我只是一匹驢了！」

如果那時候，俄羅斯和波斯正在「事變」中呢，這驢子也將不忘撞開調停之門吧？因爲東京已準備把超過三等的神聖勳章，來「寵賜」給「維持東亞和平」的開門有功的大員。但誰是慶宴中被宰的闖羊呢？

## 女神的化裝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和平女神之在中國，已變作了一個兩面的塑像，她站在兩羣人中間；從前邊看去，是光明可愛的情形，從後邊看去，是一副黑暗殘暴的面目。自然，和平女神依然是和平女神，她是無辜地在陰謀家的手中化了裝，她決不願意從天女仙姿降為神形像，更不願失去大眾給於她的愛情的。

並且，我們相信這陰暗的一面，只是一種容易引起錯覺的「間色」粗心的一瞥或許會信以為真，然而這錯覺終於會在光明中消失的，就像初陽底下的霧霾一樣。

但是，我忘記指出和平女神在國際舞台上的「第三面」來，這就是納粹主義的新觀念的了解。據希特勒說：「如無持久的和平，則欲適應此種新觀念，實亦憂憂乎其難哉」於是和平女神又戴上了卍字的花冠。這就是說，世界和平日的到來，將在納粹主義



成功的時候。

希特勒矢志和平，爲了獲得諾貝爾獎金起見，不惜把德意志的伙食店廚房改爲軍火廠，以資推行主義，持久其和平。這種苦心即使可以成功，也許「憂憂乎其難哉！」

但是，因了經常吃着代用品的結果，使德國醫師大會中發表了驚人的報告：「許多失業工人的家庭裏，流行着缺乏營養的肚痛病。」不過要實行元首的「和平」的意志，（優生學又不合時令了；）忍飢忍寒正是大日耳曼人的「持久的和平」的象徵。大家勒緊褲帶，一言不發；有時還得用勁地微笑，當挺胸凸肚的政治警察站在面前的時候。

怨而無言嗎？不，他們還有一句自由的口號：「希特勒萬歲！」

然而化了裝的和平女神，已感到失戀的痛苦，法西斯主義的暴徒獻給她的脂粉，竟這樣地醜惡，把那隻一向形影不離的鴿子也嚇跑了。

## 不利己的新義

內山完造氏以「生活於支那二十年的經驗」發現中國兒女是非常慷慨的，他對於祖國同胞以爲「支那」人慣於尅扣雙親藥費之說，認爲「大致可以說沒有」。不但此也，並且在「支那人個人主義乎」一文中，大舉蘇、杭許多豪紳闊人的別墅：劉莊、高莊、蔣莊、汪莊等，證明「支那人並不己」。

「僅用極少費用和酒錢，便可將他人投資若干萬元經營的別墅，在短時間內據爲己有似地享受了；被認定爲利己化身的支那人，却如此地公開個人所有的別墅……試取高築其牆堅閉其門……的日本各地的權門富豪的別墅比較一下，究竟誰是利己的呢？」

讀完這段頌揚的話，我連帶想起了另外的事：

鄉間追薦祖宗，如果不在佛事之後，來一套施捨野鬼的法術，會惹人多嘴的。那麼施捨的動機，倒不是憫憐夜哭的流浪死鬼，而是防生者的閒話，至多也是妥協政策——人鬼相安無事。

去年上海某聞人慶壽，也有以一千元分賞乞丐的慈善計劃，原定乞丐一名得銀一元，事後乞丐來者尤衆，一元的計劃打了個六折八扣。可是一千元買得「樂善好施」的大名，却並沒折扣。

於是，我總疑惑豪紳地主的任人遊覽私有的別墅，並得嘆賞其陳設的富麗，並非「不利己」的慷慨，而是一種即使旅居二十年的中國通，也不懂的聰明方法，他們實在誇耀着自己；否則汪莊，劉莊之名，何得而聞。

## 天方夜談

西行漫記在英國初版時，讀到二萬五千里長征的一章的人，尤其倫敦的紳士太太們，多搖頭說：「這是中國的天方夜談。」

然而紅色的一頁是真正前進底歷史；十年間燃着了廣大的烽火，在千萬人民心中追求光明，爭取自由，在堅苦的鬥爭中生長起來；雪山，急流，蠻荒草原，恐怖屠殺……不曾摧毀了建築在革命意識上的同志底精神堡壘。

阿特伽·斯諾記述的，真是「漁夫與魔鬼」的故事嗎？

現在，「漁夫」又在冀晉和「魔鬼」鬥法了，從各種電訊裏，我們不勝欣幸地見到山西游擊隊的工作，獲得了偉大的成效，神出鬼沒的攻襲，破壞交通，堅決強烈的戰鬥，阻撓前進；並且把帶走的民衆，組織了教育了武裝了。一支近乎原始的軍隊，逼令皇軍一籌

莫展地留守在「旁貝式」的死城中。

這種創造了世界軍事紀錄的事實，又是「天方夜談」或者什麼新格林童話嗎？但是外國紳士太太，如能了解他們堅決抗戰的意念時，便不再驚異這種超乎人類忍耐力的艱苦鬥爭了。好像現在也懂得中國人並非「都吃老鼠」。

永遠擎起打擊敵人的拳頭，泛濫的革命洪流，開始掃蕩着遠東最大壓迫組織的焦點底巨魔；中華民族的再生，將是人類史上的奇跡。

## 不算談兵

原載星島日報的陳獨秀的論游擊戰，我沒有讀到，只從華美第二十期上見到了轉載，那是一個小型的特輯：「關於游擊戰的論爭。」讀完了正反兩面的「論爭」也虛心下氣地把陳獨秀先生的大作想過一番。想不通，但是想出許多「談兵」的閒話來了。可是在毛澤東先生發表論持久戰之後，我的紙上談兵，又算什麼呢。

應着陳獨秀的宏論的，有茅盾，巴東，劉振漢諸先生的辯駁文章，這些羣起攻之的「時論」對於他，倒是一致地「毀的多過可以譽的」了。

所幸的，陳先生居然沒有避諱「敵人」兩字，他沿用這尊稱，就像同仇敵愾的朋友似的，叫人不容易發現什麼陰私，這許是托派的慣技，姑且不論。

陳先生攻擊游擊戰的時候，始終不曾剝下那件隱身衣，他以堂堂的保國君子的身

份來說話的，然而竟用着這麼一個公式來組織他的保國論：「沒有大城市便沒有國家。」由此可知守不住大城市，便保不了國家，而保不了國家的罪人又是誰呢？這種暗示，也許對充滿失敗情緒的動搖份子，是非常合胃口的。

而且他又說：「所謂山上的『蘇維埃政府』和避開敵人勢力在偏僻地方建立的邊區政府，都是可憐的，失敗的，都是不足救亡的。」所以「妄想拿農村來做抗日根據地，這正是敵人所求之不得的事。」我們且不說中國已沒有了蘇維埃政府的事，却清楚地看到了在山西狼狽慘敗，在江南手足無措的皇軍底窘態；並且首先打出關外去挖着皇軍心臟的，也正是這般被人視作「無意識的幫助敵人更容易的佔據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游擊隊。

八路軍新四軍等的戰績，應該有目共賞吧，也許游擊隊結合在山林、農村，正像魚之在水，但是陳先生的意思，似乎「好漢便不要躲在山上。」所以八路軍最好打上東京去，那才會叫日本失去大城市而「沒有國家。」

此外，陳獨秀先生當然極不滿意改編了八路軍的「紅軍」，他把這種改編咬定爲「到處失敗」了。「爲什麼不恢復西安事變前的現狀呢？」但紅軍是從「抗日統一戰線」的進軍一而發展爲八路軍的，可惜陳先生忘記了，他堅持中國還須要一面用內戰之血來染紅的旗幟，才好躲在旗下玩玩分裂的戲法了。

國共合作的成功，是某一部份人的退步呢，還是某一部份人的進步？他顯然不願考慮及此，他願意抹煞一切事實而謂之「執迷不悟」。

按照陳先生的「悟」法：中國既退出了北平，上海，南京，徐州，等大城市，游擊隊又不足持久抗戰；如果武漢一有變故，便只有屈服的一法，或者乾脆地坐在被佔的大城市裏做順民。當日軍混合和平空氣，毒瓦斯在一起施放的時候，陳先生這番論調，倒是人家「求之不得」的吧？可是現在呢，廣大的游擊戰爭，將是我們勝利的基礎了。

好在已經有許多明眼人來替陳先生的惡症開刀了，我不嫌馬後砲湊上幾句，或者會有「打落水狗」的不人道的罪名，但是「落水」就不再是「狗」嗎？如果只落了



水而沒有掉「狗性」，打還是要加緊抽鞭的；我們不惜把一切狗和狗底主子，打沉在大洋的絕底！

## 軍糧和青草

七月廿八日在譯報上看到一篇道地的自供狀，原載日·讀實新聞，大意如此：

「駐守河津運城的日軍，有一月以上死守待援，華軍每夜來攻，不能安睡；勞困已極。

……食糧不繼，除毒草外，其餘青草均採作糧食，摘吃殆盡……」

這軍糧和青草的故事，我們願意洗耳恭聽的。

但連帶想起了另外一件事實：有一次，日本某災區農民飢餓隊，向東京進發，他們聚集在皇宮之前，向天皇呼籲：「請打開陛下的園門呀！讓我們找些園中的草根充飢。」好像日本人民特別能欣賞草味似的。

這般農民，時時掙扎在被壓迫的痛苦中，爲人吸取血汗的可憐人，未必仇恨同一命運的朋友吧？用大規模的移民政策來團結民心，以便侵略廣大土地，也不復是他們的心

願了相反地，把成千成萬農村子弟犧牲在戰場上，倒是晝夜不安的。而今皇軍在中國狼狽慘苦，糧盡食草的消息，傳入島國後，將激起怎樣嚴重的反應呢，怒憤軍閥誘騙而要求民主的自由的一天，不會遠了。

曾經有人說過：「結束中日戰爭的，不是中國的膝蓋，而是日本共和國。」  
我們願意如此，也必須努力如此。

## 互觀氣色

也許不是新貴們所能預料的，南京也丟了炸彈，並且爆炸在官府裏；於是死的恐怖就直壓了下來。

照老話「要錢不要命」，或者一似綠林口氣「留下買命錢」，錢命自古不易兩全。就因為如此，能得兩全時，才樂於出讓一點人格，甚至公賣國格也不妨。這原是漢奸的傳統哲學，不求甚解。

但時勢是變了，石敬瑭喊聲爸爸好坐王位，吳三桂做了嚮導便撲陳圓圓的得意故事，竟不可能重演了；即使想學學鄭老頭兒伴溥儀下棋的清閒，也望「滿」興嘆；躲在虹口驚心吊膽地和前線皇軍日夜分憂，眼看今日的「二臣」歷史上既不免遺臭，現世還要吃虧，世風如此不古，大可痛哭流涕長嘆息的。

効法日本史話上的「家來」底盡忠報主吧，似乎又難學武士道的一股蠻勁，無論過去的切腹，現代的上吊。

貪財有方，怕死乏術，不得已，編練衛隊重聘保鑣之餘，且囑家屬誦經唸佛，叨光佛法無邊，希望神明因經懺的得賄，冥冥中豁免災晦。但不足爲貴的小職員之類呢，據說：常與同事互觀氣色，以卜生死；氣色如何，自然心照不宣。

我想：如果他們還會偷看天象，如果星宿真會有應驗，那所看到的，即使不是一顆拖着尾巴的「掃帚」，也將是一大堆黯淡無光的星羣底搖搖欲墜吧！何況接着來的，又是突破黑夜的晨曦。嗚呼！

## 舉足輕重

體重在現世紀中的重要，不但因為有「腰纏十萬」的大腹賈的關係，同時又因為證明了對於國事，確有「舉足輕重」的新趨勢。

且看「維新」政府的「生身之父」就佔了三百一十五磅的肥軀的便宜，而博得矮東家的重用，認為「上海聞人」之一。或者由於芳鄰洗澡有癖，方使浴堂老闆交了好運，躍登黃道會長的寶座。真是身發財發，胖人胖福。

查會長除體重超羣外，又具備非常資格，一九二七年既畢業於西牢，一九三二年復留學「滿洲」，此次歸國，指揮恐怖案件，不遺餘力，人頭人手，煊赫一時。這樣勇胖雙全的人物，每日新聞來捧他一場，也受之無愧了。

但混身血腥的黃道會，不禁使人想起沙皇雇用的「黑色百人團」來。一九〇三年

的某一個冬天，高爾基幾被他們暗殺，一只烟盒阻住了利刃的刺入。可是合着「黑色百人團」以及一切死刑放逐的暴力，也不能動搖革命同志的一點心意，高爾基把遇刺經過，輕淡地寫信告訴他的朋友特立支基：「我碰到了一件有些奇怪而又非常愚蠢的事……」真的，暴徒的恐嚇不過是「一件愚蠢的事」，不會阻止他完成那反抗壓迫的夜店和俗民，並且繼續爲「血星期日」的慘案發了宣言。以後，十月革命的狂潮終竟如期的推翻了黑暗的專制。

和「黑色百人團」的組織去比較，黃道會算得什麼哩；一把銹鈍無光的刀，砍得落愛祖國愛自由的意志嗎？「三百磅」的聯想上，絕無「偉大」兩字，可聯想得到的，倒是中國人太熟悉的肥豬的斤兩。如果老闆邀浸在自己的浴盆裏，我想他真可以舉足輕重的，那就因爲阿基米特比重的原理了。

## 故都秋色

「北平變成瀋陽」的今日，秋色是更陰暗得淒涼了。那古老的城牆和寂寞的宮殿，那孤立的天壇和靜靜的北海，還有，移用了「船堅炮利」的軍費來建造的頤和園的殘跡……會望着這秋天的故都發愁吧。但是真正點綴了北平，構成「三分秋色二分愁」的，却是些和點綴瀋陽一樣醜惡的鬼物，而老古董的投影，使鬼物更容易隱身作祟了。

但是秋色已加重了漢奸的悲哀，北平在連續上演「苦狗記」。

王克敏想替被捕的親族說情，却碰了憲兵隊長釘子。自然，漢奸既不能負責自己的人格，還能担保別人的人格嗎？

「他由你負責保釋，你又由誰來負責呢？」這個懂得邏輯的憲兵隊長，顯然不懂得傀儡台柱的身價了。



「省長」夫人在車站上，而且在「子民」之前，挨了親善的耳光；可是主子攔奴才，既合乎故都的傳統習慣，那麼奴才被攔後的陪笑，自然又是當然了。

「沒有的事，路透社訪員造內子的謠言。」高凌蔚忍住心痛「闢謠」，咬着缺牙「呵呵」了。

再說：躲在北平的天津「市長」的自備汽車，給友邦浪人「攔路騎劫」中借去辦公之後，潘毓桂才哭喪着臉，知道即使「市長」也兜不得風的。這裏的南面王，要讓把交椅給販白麵的傢伙。

北平秋天似乎來得特別早，四十里的城牆，圍着這羣落水的鬼物，正像懷着亡國之痛的南唐李後主底感嘆：「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漢好的秋心，鎖在寂寞的深院裏了。冬天接着秋天來的時候，嚴霜冰雪必然更無情地打擊這羣自作聰明的糊塗狗，那慶會顯出更「喪家式」的狼狽吧；不管。但是雪萊告訴我們了：

「如果冬天來了，春天也不遠了。」

## 打錯算盤

「予打擊者以打擊！」這是站在蘇聯國防線上的紅軍的口號，可是另一件新的事實，在我們的國防線上，也用了同樣的口號演出了，那正是去年七月七日的故事。

九一八之後，往往感到日本人的「失蹤」和中國的失地或失權，都會有些關聯的。中村一失而瀋陽被佔，石本再失而淞滬被燬，藏本失而復得，南京幸告無恙。豐台失馬，一場虛驚；蘆溝橋失兵雖然歸了隊伍，宛平城已經糜爛不堪了。上海宮崎水兵總算從甯江找了回來；八一三的烽火還是不能避免。

不過，因了某種國人的怕事，和慈悲爲懷，往往讓人家「失之毫厘得以千里」，所以會打算的日本人，就以失爲得了，而日本人容易「遺失」的原因就是如此。

七月七日的槍聲一响，中華民族用熱血來清算「得失」的血債了。在全國人民狂

歡的心裏，也就重新想起喜峯口的威風來——這豈祇廿九軍的光榮！

這之前，某要人曾表示賽金花的不得上演，是爲了缺乏「簪爲玉碎，不爲瓦全」的精神。那麼「保衛蘆溝橋」的上演，大致能合於「玉碎」的精神吧？

但是廿九日又有了「移動」「突變」的消息，與城共生死的將軍，已擇吉地喬遷了。當時還說不上冷水澆頭，倒担心日本軍閥，在中國人的「我佛慈悲」中，又要做一票以久爲得的生意了。

可是這古國畢竟替自己劃了時代，在堅決抗戰中東京打錯算盤了。我們也掙斷了奴隸的鎖鍊，使勝利近在目前。紀念七七中，執火炬放炮竹的人們，再不要怕火星灼傷手指吧！

二七年七月七日

# 「平靜無事」

——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三日——

我們都站起來接受搜查，沒有一個坐客說話，或者想分辯一句，這是當局與居民的「熱誠合作」。警察們忙得一身大汗，才心滿意足地下車去，走到車門口，還依依不捨地回過頭來，三思而後行之。

這是必要的謹慎——防患未然。上海的「暴烈份子」真有一點神出鬼沒的詭計。下車，走慣的通路被鐵絲網攔阻了，鐵甲車像雄鷄一樣地叫着跑了過去；我想，今天也會有巷戰吧，或者什麼演習之類。但時局的緊張，分明重演了去年今日的歷史。

也許自己是幸災樂禍的小人，倒覺得這日子嚴重得可愛。方才乃恩不是失笑警察的惶惶終日嗎，她說：「不忘正義的人，倒願意聽聽市外炸彈的消息。」幸虧她是女的，幸

虧警探們都有一股尊敬婦女的洋氣，否則，赫！「嫌疑份子。」

路上冷清清的店鋪關了門，好奇的店員全站在門外，熱談着一切流言，他們相信中國飛機的確來過，因為國旗正飄揚在他們頭上。據說遠航海洋的老水手，會抱住泥塊狂吻，我也覺得久違的國旗更加親切可愛了。

一束傳單從誰家屋頂上拋下來，白的，也有黃的，都飛滿天空，傳單上印着什麼抗戰到底。巡警跑過來，人走散了，沒有「嫌疑份子。」

巡警悄悄地拾起傳單，不好意思的讀下去。

買一份報，像金價一樣地狂漲，要五分；我瞥見有炸彈的消息，立刻照付五分，就有兩個店員擠過來觀看。

「只有四起，沒有炸死××人。」他們嘆息了。

回到家裏，都來搶着問我：「外面怎樣？」

「平靜無事。」我說，但是也難信自己的話。

上海會平靜嗎？只是讓沉默的哀痛掩住了爆裂的火花。民族英雄被毒打了，孤軍營裏還關着三百個「新甘地」，捕房裏也塞滿了不速之客，而且都是「嫌疑份子」。

鐵甲車叫着跳着，沒有休息過；萬國商團擦亮了刺刀，把守大小要道；但是這生長在炮火中的大都市，似乎不願過着爲人安排好的奴隸底命運。然而，八月十三日晚上，各國通訊社都擬了「上海平靜無事」的電訊吧！

## 七年路程

背着一本難以清算的血淚賬簿，從荒涼莽原的徘徊中，我們終究找到了通達債戶的大路。敲開那扇滿藏贓物的黑門，對那個作惡多端的侏儒說：「清算這筆賬吧，你欠得太多了。」

七年前，風暴從東北襲來，想依賴日內瓦紙門的將軍，忘記關緊自己的大門了。「不抵抗」引來了「升堂入室」的虎狼；但應付虎狼的命令只是「鎮靜」「忍耐」。

於是，我們「鎮靜」而且「忍耐」地看到了各種協定的訂立，讓「不辱國」的喪權條文，充實了「長期抵抗」。

自然，不「安內」何以「攘外」呢，但失地在屢次「安內」中卻更多了。據說：內敵不除，不容再樹外敵的。或者這一說，合乎現在鑿仲云之流的所謂「不作非分之想，不樹

無謂之敵」吧而且攘之不得敦睦可也因此我們在「可也」之下咀嚼着毒辣的「親善」味兒，一年又一年。

不過這都是舊話，七年的時間，使真理獲得勝利，新中國是更生了。

生聚在危難中，教訓于炮火下的人們，也撕破了一切奸敵的陰謀底面具，一年來的烽火，溶合了上下全民的鐵心，我們在震撼世界的怒吼中，必然會折斷惡魔的泥腿和血手。

就在今天，我想起這七年的路程來：

從「鎮靜」到動員，從「忍耐」到復仇，從「不抵抗」到反攻，從「安內」到攘外，從「依賴」到自主，從「瓦全」到玉碎……而這一段點綴着烈士血痕的路程，他的指向，將是「抗戰到底」他的路牌，正是「解放的勝利」！

廿七年九月十八日



# 車 難

縣政府派人來「鎮靜」那幾件耀目的黑馬樹，今天也知道衆怒難犯的厲害，他們只說：「政府已有辦法，請各位回校休息」，但畢竟「鎮」不住浮動的羣衆的心血來潮。汽車站上擠滿了不肯「休息」也不買車票的人，各校的制服雜色地展覽着。

這正是九一八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天，兩日來突出在報紙上的紅字，刺得人眼痛心痛，巨浪的衝擊，打上這「十里海塘」的故城。

一個十四歲的孩子，捧着一卷趕夜繪成的地圖，他擠在人堆裏，又吊着運貨車的纜索。這車子預備開往一個叫羅店的小鎮上去。

「愛鬧事」的學生，出現在小鎮上是件不平常的新聞。我們在千百隻驚奇的眼裏，分散到茶館中，橋頭，街上，幾條凳子墊高了身子，於是大着喉嚨喊了。這就是宣傳呀，那時

候，我們只用恐佈的屠殺搶劫來嚇他們，還不能清楚地指點他們怎樣來反抗這厄運。不到一年，一二八的炮火使他們懂得所謂屠殺和搶劫了；巧合着我們的慘痛的預言底「宣傳」勝過一切的「說教」多多了。

就在這次回校的時候，我忽然從車上傾跌下來，也不知道誰救的，但醒來時正坐在車站的長椅上；我恢復意識時，便站起來勇敢地拒絕了同學的扶持。但是當天晚上左胸卻劇烈地疼痛起來，我不敢呻吟，我想要死得勇敢些！

許多同學來慰問我，雪霏也寫來了信，她是我們全級心目中的「女主席」。幼小的心裏，暗暗地感到了光榮，半個月的療養，便仍舊坐上那只聽講的座位。以後，我們就在「統盤計劃」下沉默了五年。

但是這胸前的傷痛，有時還會跟着曆本發難，忽然地半邊不透了，肺葉困難地呼吸着，倒在牀上想：爸爸死了，哥哥又沒有錢，當然沒福氣鑽在風筒裏做「鐵肺人」的窮人窮骨頭，也居然還活着。自然，我必須要活下去，我還不會看到那顆埋在侵略者胃裏的炸彈

的爆裂哩。但就在六年後的抗戰爆發中，在七年後的戰鬥力日漸增強中，中國人爭奪自由的血底火花，已燃着了炸彈上的那根藥線。

而我，肺部的疼痛是淡忘了。必然地，我和祖國是在一同健康起來。

## 再畫一個十字

「畫一個十字，再畫一個十字。」

像一切的革命運動一樣，辛亥革命是轟轟烈烈地寫在歷史上了，並且也像一切的革命運動一樣，永遠深刻地寫在愛自由的人們的心上了。偉大的紀念節！我們熱烈地擁抱你的來到，還熱烈地吻着你身上的血衫。

二十七年前，這血衫曾經覆蓋了我們中華的搖籃——武昌。就在這搖籃裏，以先烈心血餵養大的嬰兒誕生了。象徵犧牲與解放的兩根十字，燭台似的插在這孩兒的面前。十字的火花，驚走了舊時代的鬼魂，革命的怒潮，不僅僅對於暴君的專制加以冷嘲，而且是解放的開始；使覺醒了的羣衆，不再充當抬官轎的苦力，不再做「白鎧白甲」的忠主的迷夢。二十七年來，在奠定的光明鬪爭的基礎上，先知的前驅者，爲着這愛兒的誕生，

也爲着這愛兒生命的健全，而繼續奮鬥犧牲；這就因爲受了封建社會中的巫婆的詛咒，嬰兒才帶來了多難的命運；他不得不在血淚中，困苦地長大起來。也因爲遺傳給他的士大夫底氣質，是墨汁樣濃厚，許多沿用君皇和奴才經驗的事實，就見得太多了。十月十日的革命底火鞭，誠然打擊過解體中的舊社會，但並沒有焚化他的命根；藏在暗角裏的妖魔，不久重新化裝出現了。

那些借屍還魂的「革命新貴」——封建性的軍閥，與官僚式的買辦；在「衛道有功」中風起雲湧了。那些帝國主義畜養的「喪家的」和「不喪家的」走狗，那些會變戲法的屠伯和僵尸，都用着「革命」和「反革命」的紅帽，在「鋼刀」「軟刀」之下，殘殺了流血和不流血的「逆子」和「叛徒」。

於是，塗得更血紅的雙十字架，竟繫上了僵尸的纏屍布，一層又一層地細縛着，慘淡而且陰暗得看不出還是革命底記號了。

這些並不鮮艷的雙十字，一對對地過去，替每一年刻劃着時代的進度；終究在第二

十六對的雙十字上，纏屍布的束縛撕開了；祖國擇定了自新的自決的命運，擺脫一切破爛惡臭的遺毒，在全國大地上，在武漢的周圍，發動了更偉大的革命工作。

現在，那個吸收我們民族濃血長大的侵略者，還在瘋狂地嚙咬我們「搖籃」的邊緣，但是日漸堅強的抗戰，使祖國像灰燼中復活的長生鳥一般強勇了，中國兒女，也像怪孩「哪吒」似的蓮花化身了。我們的「搖籃」將是好戰者的坟墓。

而且，在解放運動中，覺醒的弟兄們的火把，更葬送了許多寄生的陰毒的小虫——從滿清末期的士大夫，老新黨，市儈，到洋場無賴的文學才子，智識流氓。

擺脫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的立場，走向戰鬥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去，也毫不顧惜那些落伍的落荒的，頹唐叛變者的潰滅。用殉道者的精神，來保衛祖國的聖地吧！多少英勇的戰士，已高擎光明的雙十字的標誌，向爭取自由的新陣營裏報到。

在今天，我們可以勝利者的自信，回顧抗戰第一年的過程：奮鬥中的祖國，不會為世界的風暴所動搖，而搖動了世界的風暴。要向國旗宣誓的每一個站定前哨崗位的「革

命軍的馬前卒，」自然應該不做一時代的人物，而是爲着一切時代的人物。正像魯迅先生所說：

「世界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我們要畫一個過去光榮的十字，再畫一個現在和將來的光榮的十字。

(二十七年雙十節)

# 十月十日

## ——國慶日在東北——

「爸爸，今天是幾時？」小毛從牀上坐起來問。

「十月十日。」爸爸有一些傷風，帶着鼻音的說話，顯得很沉重。

「十月十日？」小毛自語着，他似乎想起了什麼。就再問下去：「十月十日是什麼紀念？我一時想不起了。」

「唔，唔……」爸爸望望小毛：「是國慶日吧？」

「國慶日，是了；我想起了。爸爸，那一年我正進學堂，忽然有一天放了假，先生說：今天是國慶紀念。大家身上插了一面紅色藍角的小旗，鬧了一整天；晚上，還有提燈會，可是我年紀小，先生不許參加。」

「唔唔……」爸爸忙着紮草窠，只是鼻子裏答應小毛。小毛想爲什麼爸爸的傷風，



今天更厲害了。但是他又嘮叨地問了：

「爸，爲什麼這幾年來不見慶祝國慶了。是不是改了期？國慶大概可以改期的。爸，你最好替我再買一面紅布角上印藍白花的小旗來；我真歡喜那旗子，不歡喜有黃龍的旗子，也不歡喜白布當中貼了紅膏藥的旗……爸，你爲什麼不答話呀？」

「孩子，你快把衣服穿了上學去吧。」

「爸爸，昨天校裏先生說今天×文一定要背熟的。我真恨死那×文，咕咕噥噥太難讀；要是國慶沒有改期，今天就不要背×文了。」小毛披了衣服去理書包，把一個冷麥餅塞了進去。他出門的時候，又叮嚀說：「爸爸，你上市去，替我留心找找那面心愛的小旗，今天是十月十日，也許市上會買得到的。」

「噢，爸爸你爲什麼老是不高興？傷風太厲害了嗎？」小毛呆望着爸爸，他擔憂買旗子的事，惹氣了爸，爸爸抬起頭來：「孩子，唔……那旗子，唔，我傷風好得多了……。」

小毛看見爸的眼角裏閃着淚光，他更加不懂了。「唉，唉，都是國慶改了期的不好。」他一邊上學，一邊想。但是立刻認真地背起×文來了。

## 五月的夢幻

五月是美麗的，有鮮紅的烈士之血，有怒放的革命之花。

五月是熱鬧的，有弱小者悲痛的哀號，有強暴者惡意的竊笑。

一個晴朗的早晨，撕去了四月的最後一紙日曆，五月一日便跳出在眼前，我禁不住打個寒戰，耳膜上響着全世界勞動者要求解放的「三八」口號；莫斯科傳來了歡呼：「我們以勝利者的自傲，回顧過去的經歷；以鎮靜的自信，瞻望更快樂的將來！」而我立刻又想到一本什麼書上記載的「沙丁」和「豬仔」。那些執着鶴嘴鋤，揮着血汗，整日伏在窒息的礦穴裏的工人，十八小時的工作掘着一袋袋的錫塊，這羣礦工便是被稱作「沙丁」「豬仔」的南洋僑胞。五月爽快的南風，將不會吹到那裏吧？

遠處又飄來了一陣無綫電收音機的歌唱，夾着嗚咽的沙啞的胡琴聲，像老婦人哭

喪似的悲悲切切地，打在一個懷着傷感的人底心坎上，會覺到五月的氣壓更沉悶更難受吧？

一聲聲沙啞的哭音，又變成了千萬弱小者的哀號，吓，我又想起了一幅悲慘的圖畫，一城的火焰，半城的胡騎，槍砲，刺刀，銅盔，太陽旗……一個灰白的掛滿淚珠的苦臉，一具肢體分散，剝掉雙目的血淋淋的屍首。那城上却印着「濟南」兩字。

濟南兩字又模糊了，這個城池也顯得更高大更古老了，一羣瘋狂了的青年學生，執着小旗，像潮水一樣的在古城裏洶湧着，呼喊着。一朵血紅的茶花，從他們走過的路上開放了，據說這是象徵新文化的。

像電影一般，一個圓頭肥臉的官員，又跳出在眼前，他執着筆被圍在幾個矮矮的凶的外使中間，面前鋪着一張契約，啊，那正是廿一條賣身契約嗎？

我猛然一驚，五月的太陽熱辣辣地照着躺在睡椅上的我。

見鬼！我拭拭眼，隨手翻開一本漫畫集，那裏畫着摩天高樓，紅布纏頭的馬路英雄。慢

慢地英雄們活動起來了他走向一大堆流汗瞪眼的羣衆堆裏幾個黃臉的青年張大了嘴在嘶喊手裏捏着一卷報紙什麼自來水向羣衆噴射了槍口裏也冒出烟來哭喊着逃散的羣衆拋下了臥倒血泊中的學生……現在自來水在沖洗大塊的血跡……

我弄得神魂顛倒了，五月的太陽太溫暖了吧？血壓又高。那些老大國民已經遺忘的事跡，那些大人先生不願欣賞的圖畫，都湧進了我的腦裏，都出現在我的眼前。

五月裏，人們的血脈像腦筋一樣特別想活動。革命，流血，殘殺，反抗……五月是熱鬧的，也應該是美麗的，正像一個熱情的少婦，披上了血紅的衣衫。

# 詩經新註

○木瓜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支那，報之以××；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鐵蛋，報之以傳單；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活埋，報之以優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註）日軍常以「支那兵」活埋，而日本俘虜每受優待。此「匪報也。」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皇軍，速其屈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皇軍，急其和兮。

標有梅，傾筐墜之；求我皇軍，歸去來兮。

（註）皇軍既欲屈不能，欲和不遂，能否「歸去來兮」存疑；姑記之。

㊦式微二章章四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軍之故，胡爲乎河中？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軍之故，胡爲乎泥中？

（註）「微軍之故」即因軍部之故。「河中」，「黃河長江之洪流也」。「泥中」，「日益深陷之泥潭也」。

㊧黍離三章章十句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支那不屈，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抗戰尤烈，中心如噓。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泥腿將潰，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註）此章言侵略者，不得國際諒解也。日本「無領土野心」故曰「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又對蘇、美、英、法之責難，嘆曰：「此何人哉！」

# 有一天

## ——櫻花自由開放的時節

「在戰場上勝利，在戰爭中失敗，」煩燥的「軍國日本」至今徘徊在苦悶的泥潭裏，日益疑懼而且狼狽了。

「皮洛士勝利」的黑影，壓在皇軍頭上時，也不再視作惡意的諷刺，決戰的前夜，侵略者已如此尖銳而且真切地感覺着。

「日本當然非打勝仗不可。」誇大的黷武主義者會固執到死，然而這勝仗是慘痛的崩潰，並且像沒有放穩的雞蛋一樣地動搖不定。「長期膺懲」的結果，既威脅了同胞的生活，而渺茫的征途未嘗不是陰暗的墓道。

「三個月」是國際笑話，「十年戰爭」還是東京夢想，過與不及的宣傳，儘量掩飾



了參謀本部的虛妄與無知；我們不能應許「三個月」的速決，同樣也不容忍「十年」的蹂躪。誰有耐性來奉陪皇軍的屠殺呢。任何法西斯軍閥的如意算盤，都要給保衛祖國獨立的民族鬥爭所迅速消滅。無論西洋或東方，奮勉自強的中國和西班牙，正樹立了英勇的模範！

「粉碎這遠東的惡魔！」這是中國的鐵的意志，也是全國人民一致的信念；我們對於武漢堡壘的熱烈擁護和努力奮鬥底結果，必然超出了「保衛」的意義。

讓已經在張鼓峯表演「屈膝」的姿態，算做對我們「教訓」之一的示範吧，但是愛好和平崇尚自由的人民，願意欣然鑑賞的，不是二根彎曲而乾枯的膝骨，而是一副革新的骨骼。有一天，櫻花自由開放的時節，有人要唱：

「你富士山頭的積雪呀，

壓不住這沸騰的熔岩！」

## 產婆的血手

這雙「遠東的血手」，同時又是個產婆似的慣於接生的老手，多少先天缺陷的低能兒，都經過她的血手面出醜了；雖然每個可憐的產兒，也帶給她一顆沒有保險的炸彈！

不過血手的屢見出現，好比銀幕上恐怖的黑影似的，使觀衆感到氣壓的沉重了。

好境不常，當「維新」誕生時，老產婆的手術就有些不靈；她日漸疲乏的手腕，已覺出「接生」的無能爲力了。

但是，這個與地中海黑魔相勾結的巫婆，還想伸動血指來掙扎自己沒落的命運，正像俄羅斯童話中所講的：「在熊的身上試拂掃帚。」然而這一來竟饒痛了枯柴似的老手；一聲真理的霹靂又響在她耳邊：

「留心你的血指的罪惡，手指如失，手腕亦將隨之！」

於是，老產婆的血手慌亂得更顫抖了，幾乎把污濁的血跡塗滿了一身；她玩弄的是  
一隻赤色的火熊。

等着，我們還可以看到她最後的表演呢：

張大了無光的眼瞳，用力移動沉重的泥腿，驚慌失措地擺着瘋病似的血手，壓聲地  
哭叫着：

「怎麼，你……你們都夭折了乖乖。我賠了錢費了力，爲你們接生……我……  
……我。」

這一幕的開映，不過是「暫停片刻」的事。

## 虛作聲勢

記得那個猶太人的學徒，上台不久，便暗殺了奧總理陶爾斐斯，但一看情形不妙，便老着面皮向歐洲扮個鬼臉停演下來。直到今年，倫敦羅馬轉了風頭，才敢聲勢汹汹地進軍維也納。可是當法國堅決聲稱履行法捷公約時，他又軟化過支持蘇台德黨的陰謀；說了動員，又寬限「六天」甚至「十五天」。

法西斯流氓的把戲，永遠這一套虛作聲勢，可惜張伯倫不懂得；於是弄假成真了。對準宛平城的第一砲，正是傳統的恫嚇法，弄到奧緻緻攻下南京後，還不免垂頭喪氣的失望時，才着急萬分，至今讓一雙泥腿浸在黃河長江的溫湯裏不得自拔，真够爲難了。

也許，苦悶的×京，日漸覺出「地震」爆發的嚴重了——懷疑的人民在動搖起來；

於是索性放出無恥的面目，且在北極熊的頭上拍一下蒼蠅。這一拍，希望提起萎靡不振的大和魂，如果好抄抄去年黑龍江事件舊文章，「正中下懷。」

張鼓峯的熊畢竟怒吼了，頭上被拍得迸出光芒四射的紅星來。把法西斯的魔手弄得伸縮爲難，於是轉過漲紅的臉來，一邊汪汪地的叫囂，一邊又不准國內的報紙宣傳實況，這才是東西輝映的文明戲，也戳穿了侵略者「外強」的襯衫，呈露了「中乾」的助骨。

不要害怕瘋狗的奔突，站住，準備一個痛擊的姿勢；牠也許會一聲不吠，夾住尾巴一溜烟的，這正是狗的玩意兒，然而紳士願意打狗嗎？

## 論「忍耐」

現在日本也開始禁烟禁酒了，規定月曜日禁酒，木曜日禁烟；這是安倍總監對高一呼的成功：「忍耐非常時期。」

安倍自己是烟癮家，平素視烟若命，每逢木曜日，在「苦苦戒之」的自制之下，吞服仁丹百粒。如此忍耐，可謂非常之至。

但是，在舉國物資節約運動的行進中，非但禁酒禁烟，不穿西裝而已，各種代用品的採用，廢物的利用，以及電線，電杆，陰溝，水泥洞，鉛管，郵筒等，都一律強迫加入「緊縮陣營」；最近把郵片也改成小型，而且從前被視作守財奴的標本的墨塗明信片，現在隨着時代潮流，一變而爲遵奉忍耐國策的寵兒了。

因爲必須狂炸中國婦孺，和增強破壞火力，日本節約的前途，真未可限量。希特勒既

用牛油塗滑了砲口，爲什麼坂垣不能把魚骨當作槍刺？

然而芳鄰的忍耐，能够永無限度嗎？

且看那些暴跳如雷的少壯軍人，雖然早已在紅軍槍柄上撞出了青塊，但是還聲色俱厲地說：「吾人忍耐，現在正疾趨於破裂點，日本不能常抱消極態度。」

以國民忍耐，來補救軍人的不可忍耐，以軍人的不可忍耐，來消耗國民的忍耐；結果是雙方都不堪忍耐。好像代數方程式：少數的正加多數的負等於負。

按多數戰勝少數，則國民的不可忍耐，將壓迫軍人忍耐。這一壓，遠東的和平便壓出來了。

盲目的玩火者，必自焚其身！

## 鐵鳥與池魚

「日本空軍老是在中國土地上，開了許多大大小小的魚池；每次空襲漢口時，又只在郊外轟炸池魚。」

說這笑話的人，爲什麼不再添一句：「這原是漁業國家的本色」呢？

然而，日本報紙上載着更大的笑話：「某日，我忠勇敢死的飛行員，在南昌機場上降落，縱火焚燒支那全部飛機，完畢任務……」下文暫缺，大概不便說「然後從容歸陣」之類。

初讀這新聞，不禁疑心南昌機場與南天門之間，已裝置自動電梯；所以讓日本機師演出這一幕「升天降地」的馬戲來。或者從武士道進步到劍仙了亦未可知。但是這消息一經傳播，就被搜集二十世紀傳奇的愛好者所採用了，並且列入日本武俠小說作品之第四種。



皇軍的作戰，必需如此誇大，使人懷疑現代還可能產生暴龍的故事；自然又是尊重神權之國的本色了。

七月的烽火，正燃燒在張鼓峯的幾天，莫斯科在招呼着：「好東京，你來一試身手吧。」軍部爲什麼不也派幾個升天降地的奇士，到莫斯科機場去放火呢；也許「東京到莫斯科，比莫斯科到東京更遠吧？」

但是日本空軍的壯志雄心，在努力想使廣州變成「焦市」的一舉中，已充分表現了；雖然幾千噸炸彈的力量，還不會摧毀了軍事上任何建設；許多外國旅行者說：廣九路比北寧路更平靜得多。但是東京深信這不是轟炸手的不够工夫，他們真正目標，只在轟炸平民婦孺而已。這從日前中美合辦的商用飛機桂林號被擊落的事件看來，更瞭如指掌，侵略者猙獰的面目，更暴露無遺了。

因此，桂林號中的被害者，是不能看作偶遭殃及的池魚，這倒給一部分苟安的「池魚宿命論者」一個反省的好機會。

## 所謂「南進政策」

爲了證明自己是殺慣非戰鬥員的老牌兇手，於是那瘋狂的侵略者，又把桂林號改作「血蜂窩」了。

攻擊沒有武裝的靶子是絕無危險的，正像轟炸鬧市不會碰到高射砲火一樣。智勇兼備的空中戰士，自然樂於追殺掃射，大獻身手了！

這是皇軍光榮的戰績呀，只消十一架戰鬥機的圍攻，竟然使民航機束手待斃；而且差不多一網打盡了乘客。所謂「南進政策」大概也不外這一套屠殺和行刺之類的表演吧。

東方的惡魔，繼續在表演驚人技巧給全世界欣賞，當着一般有口無心的紳士面前，他把國際公法像紙蝶一樣輕易地紛紛撕碎了；讓正義之士的觀衆，再來一下驚呼。如果

除了決心保障和平的蘇聯公民以外大家祇能有紳士式的驚呼而別無辦法那麼這個以兇殘聞名的惡魔，就會把更驚人的技巧，施展於觀衆的頭上了。因此，美國的抗義又換得一個違背事實的駁斥。而且另一方面，張伯倫正忙着跟弗朗哥討價還價，那裏會爲了一件與英國「直接無關」的暴行，來停止高爾夫球的雅興；於是表演者就爲自己的戲法更加滿意地獍笑了。

以前，也有人故意碰壞了「約翰牛」的大使車，和「山姆叔」的兵船，但是都不像踏上張鼓峯荒頂時來得嚴重。祇要油皮厚臉地一聲道歉，約翰山姆都相率曲恕。幾十年前爲了一面國旗一個教士的被辱而大打出手的火氣，似乎時過境遷了。原來苟安妥協，已成爲世界流行的風氣；此風此氣使殘暴者從「以道歉塗抹侵略」進步到「以駁斥彰表屠殺」了！

在下不敢挑別是非，危害邦交；存着以夷制夷的心理，看洋獅子相咬。可是，這給人放縱的野郎，難道除了蘇聯的教訓外就無人收拾嗎？或者，死的是華人，所以夷人就只有搖

頭嘆氣的份兒；不過正因為死的是「人」，有「道」者就不能坐視了。在中國人以自己的血肉堅決抵抗之外，還應該有衛護正義的國家，來共同制裁這種卑賤無恥的獸行。

十日二十一日，廣州在驚痛中淪陷，是否「銀彈」幫助了南進政策，尙待攷證。但對於至今不曾放棄封建意識和私人意氣的官僚，實不勝痛心疾首。而「見獵心喜」的汪先生的高論，尤其使我們加深了無聊政客的情惡。也只有組織起來的羣衆，才是最忠實的同志，好榜樣在山西——門是開不得的。

# 『正勇山』考

張鼓峯已易名「正勇山」。八月十八日同盟社所傳如此。

正勇者，正義勇戰也；易名者，所以紀念也。於是未死的皇軍，瞻仰此山顧名思義時，就可以憑吊那些爲正義而勇戰的無敵英雄了。

讀了彭公案，知道江洋大盜每用一個方法來漏網，而且這方法同時也可以讓人家不提舊事，即所謂隱姓埋名；說一句通俗話：「改個名字。」張鼓峯無法抵敵的事實，叫「無敵」的英雄實在痛心疾首，還是不提的好。

據史學家考證，日本軍人都有隨意塗改地圖的長處，他們已把朝鮮，台灣，滿洲的地圖塗改了色彩，一片乾淨土，儘畫了些傀儡似的花臉。但是這枝日本羊毫，已因此勞苦到秃頂，再也沒有力量來替中國的大陸着色，而弱小民族的血流，也將沖洗自己身上的奴

隸的色彩了。

「怎麼好呢？」這血流的澎湃，必然是侵略者的末日呀。而塗改地圖的貪慾，四十年來又是根深蒂固的惡習了。忽然，「烟士披里純」自空而來，焦慮煩燥中發現了易名的小巧，這是皇軍的「糊塗一世，聰明一時」。

於是他們非常大方地告訴人家，「忘記了張鼓峯吧，誰還記得這一塊惱人的土地，我們紀念的是正勇山。」然而，日本軍閥會相信地球上真有這麼一個叫「正勇」的山峯嗎？他們太忽視人家的「正」和「勇」了。

「正勇山，」好一個堂皇的名詞，也許倒象徵着侵略者所不願想起的：世界的正義和被侵略者反攻的勇敢。

但是張鼓峯的確改了大名，同盟社說。無論地理學家能否表示同情，至少可以承認倡議改名者，已得到了阿Q式的精神勝利——「聊以解嘲」，否則，「正勇山」的出現，就是表彰屠殺婦孺的「正義的戰爭」了。

## 徵求啓事

敬啓者：鄙人此次留學各國，研究東西洋新邏輯學有年，歸國後，不敢自私；願公諸同好。茲徵求學友數位，暫時不限名額，有志學習者，請每日午后來舍接洽，學費面議。尙有獎學額半費額若干，報名從速者可得贈品，幸勿坐失良機！

（附啓）爲信用起見，先示樣品如下：

⊖ 反共排猶論

反共是侵略的烟幕，

排猶是反共的手段，

故侵略者必排猶無疑。

①事變屠殺解

事變乃戰爭的別名，  
戰爭乃屠殺的實際，  
故事變一起屠殺勿論。

②生育死亡談

獎勵生育即鼓勵殺人，  
鼓勵殺人即提倡死亡，  
故獎勵生育亦即提倡死亡。

④和平妥協說

保障弱者和平必須妥協，  
欲求妥協必須投降，



故妥協加投降等於弱者和平。

⑤ 不屈可屈辯

三月不屈則一年可屈，

一年不屈則十年可屈，

十年不屈則永遠可屈，

故不屈即是可屈，可屈即是不屈。

## 新十字軍

在十字架前，應該有些慈祥的印象，但讀了西班牙英雄弗朗哥將軍的演詞後，說什麼「國民軍日益具有十字軍戰爭之性質」，并且「新國家亦即形成」云云。就覺得十字架給塗得太血紅太可怕了。

有色的民族，受到帝國主義最初的恩賜，似乎也就是十字架；有的洋鬼子，歡喜把洋槍擱在十字架上傳道說經的。前年高玉柱到上海來說：「有人騙西南的苗民：你們所崇拜的武侯諸葛亮，正是耶穌的兄弟。」可惜上帝收認孔明爲義子的聖蹟，不會在舊約上，像摩西彼得猶大一樣地記載着。

「請上帝饒恕這位傳道牧師的罪過和苦心……亞門！」

但何必大驚小怪呢，這正像有人把投降和平混爲一談似的。翻過歐洲中古史的人，總可以知道宗教之爲用吧，於是那個不買「贖罪券」的叛徒，却又搖動了宗教的幌子，

這幌子真像攝魂幡，召去了多少西班牙婦孺，以及穿了黑衣褐衫的徒子徒孫。

所謂「西班牙將要成功一個新國家了。」大概指着：像給火山灰燼埋沒了千百年後，才發掘出來的旁貝古城一樣地爲人們有着新奇的感覺吧。

如果弗朗哥也會勝利，他就可以派屬員在國境上設櫃賣票；憑票入境，得觀賞新十字軍的英雄戰蹟。這筆生意，或者好叫西班牙的經濟狀況，不消「八十年」即可恢復。

然而受羅馬指揮的西班牙造反，真是神聖的宗教戰爭嗎？倒不妨再聽聽法西斯家裏的老調：不久之前，東京要振作士氣時，也掛過「神聖戰爭」的招牌。自然，這些惡魔自從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爲「保衛文明」而簽訂了協定之後，遠東與西班牙的屠殺方法以及一切聲氣之類，已是一孔所出了。

所以，希特勒也想開開殺戒，當然又是「神聖的戰爭」；而且要使我的奮鬥的版稅增高起見，不得不奮鬥下去。不然，那「只供表演的德國大砲」將從何處顯現身色！但繪畫卅字軍旗的德國技師，爲了節用顏料起見，將只繪十字而已。

## 如此壯舉

據說，這也是一件可以頌德的事情：

有一天，墨索里尼駕車回家去，險些兒把三個在街心玩耍的孩子撞倒；他趕忙煞車，跳下來輕輕地慰問；又打聽住處，然後去找他們的母親談話：

「爲什麼不當心你的孩子？他們是國家最大的寶貝。」那個大偉人說。

孩子的母親嚇呆了，她沒有照顧首相的小信徒，慚愧自己已失去了意大利新女性的精神！於是合着一雙洗碗的濕手，吃吃地答道：

「我的丈夫東非洲去了。天亮忙到天黑，我只够維持一家生活，實在再沒有工夫好看管孩子。」

「噢，是這樣嗎？」墨索里尼從衣袋裏掏出一百里拉，交給那婦人，頭也不回的去。

「頭也不回的去。」真有舊小說上慷慨擲金的俠士之風。英雄俠士原是把弟兄，而如此壯舉，也就做了全國新聞界「自由記者」的上等資料。

記得有個被西班牙政府軍審判的意大利俘虜供說：「命令是出發到里比利亞去，不知怎的派到摩洛哥上岸了。」那麼孩子的爸爸，也許已在吉訶德的老家當了幫忙的「鬥牛士」，無論「鬥牛」或者「宣揚什麼文化」，羅馬的戰士，都把墨索里尼的黑衣黑靴擦亮了。虎父不生犬子，這三個活寶貝，自然值得煞車慰問了。

這個年頭，從不還欠債大造軍火，到不吃牛油大造軍火，進步實在殊多。而孩子的用途，和對於國家的希望也就更大了。有人說納粹主義者，對於尚未投胎的幽靈，已在實施軍事教育了。我卻只知道墨索里尼僅有「磨鍊以須及鋒而試」的想頭；因為我敢擔保忠實愛國的意大利孩子，一定可以試試第二個阿比西尼亞，不消到一九四七年。

也許不算妨礙邦交吧，在一個平庸的中國人看來，如果叫孩子大起來替戰神服役，呼吸些火藥氣，或者去接吻刺刀，那還不及擁抱首相的橡皮車輪來得舒服，光榮。

但是爲母的，既玩忽照顧矣，不罰她一百里拉而又慨贈之，就頗費思解了；鄙意首相此舉，足使意國前途危險，神經過敏的意大利婦女，也許要從此拼命生產孩子，並且都送到馬路中心——此路是墨索里尼必經之路，好借此騙騙里拉。於是，首相始有「行路難」之感矣。

要是——這位說「和平是變態」的偉大的首相，永遠這樣地愛惜着孩子，而且不時有請他們的爸爸到什麼「東非」去散散步的雅興的話。

## 功德圓滿？

據日前報載：捷克已準備重要的讓步了，於是英國官場咸表歡迎。

歡迎其妥協精神，歡迎其讓步犧牲，歡迎從此天下太平……：

「窮不跟富爭，富不跟官爭。」這是安於挨打懾於還手的哲理，也是大事化小事的祕訣，倫西曼深信此道，便奉着相令來勸誠貝奈斯總統的不爭了。

犧牲弱小去賄賂強者，因而保全息爭的局面，本是張伯倫先生「寤寐求之」的美夢；而我們的和事老倫西曼勛爵，也以「夢裏天使」的資格，捧着乾枯的橄欖枝，出現於巴拉加了。但是誰都知道蘇台德黨的風潮，來自希特勒的公案；可是勛爵大人只準備做個勸降的說客，自然可以懶得上柏林了。

不過，一個月來的確勞苦功高，偏愛蘇台德黨的結果，使捷克的匈牙利人，波蘭人，小

伊羅斯人都拉住了他的衣襟，嘩嘩地亂嚷：「我們也要和日耳曼人平等待遇！」這位「經對公平」的「調人」，既情不可卻，便想替捷克成立一個「封建制度」，把漢倫，白祿第，赫萊哥等分封各地，但是堅決衛護領土主權完整的捷克人民，並不應許這樣分割，他們寫過一封公開信：

「……蘇台德區域問題，乃係捷克內政問題，並無國際性質；苟非德國加以利用，即不成問題……外國若因此提出交涉，請向德國政府爲之可也。」

倫西曼也許沒有看到，也許只當看不到，也許看到了不談，所以不會「爲之可也」。他是「優美的調人」，誠如泰晤士報所云。

六年前，我們也接待過調查團的，這一團嘉賓匆匆地經過上海時，竟聽不見隆隆的砲聲，只從滿洲旅行回來時交過作文卷；但畢竟是西門的烟幕彈，「作文」展覽在日內瓦之後，也就不提了。不過倫西曼比李頓進步殊多，他有所謂「澈底解決」的方案。

現在，捷克在方案中讓步了，然而步步進逼的侵略者，就能使首相的和平美夢安靜



嗎？妥協的結果，只是「引鬼上身。」張伯倫眼看英意協定的無從實施，希特勒又頻頻開放空砲，也應該痛悔和魔鬼打交道的不是了。

不過，倫西曼僕僕風塵之後，已使倫敦官場「歡迎」他的功德圓滿，然而是不是就此「和平」了，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調解爭端用妥協，不薄捷克愛蘇台。  
眼前即使和平了，又有糾紛接踵來。

# 大言不慚

「世界上有所謂捷克國其他物者，實係無稽之言。」這是「大運動場」上的播音——窮極無聊的大聲疾呼。希特勒和戈林，認為巴拉加只是「侏儒」者的京城，或着一個狂人院而已。貝奈斯總統呢，自然是瘋子了。讓這些「侏儒」來刺傷元首的自尊心，（他們第一個對獨裁者說了「不」字）那還了得！

可是大言不慚的躁急，只會嚇嚇伯爵紳士的，英勇的捷克，將跟着西班牙底好男兒，跟着我們，一同來教訓法西斯主義者的貪狂。而侵略者對於一個獨立國家的肆意侮蔑，就像想吃葡萄的狐狸一樣地詛咒吃不着的葡萄了。

還記得一年前，上演於東京貴族議院的「三上一怒」戲：

那個漲紅血管死不服氣的貴族議員三上參次，屢次虎虎地站起來。「……」

不知說了些什麼之後，就給同座的冷笑燒熱了臉，但是他一定要爲修改鄰國國名的提案，再來努力申辯一下，他不相信帝國的貴族院裏，沒有同調和曲的同志。

「明明是支那，怎麼好稱中華民國？……這一定要改正；查中華兩字，有自大意味，也有藐視外族的作用……」三上又在笑聲中無可奈何地坐了下去，臉孔更紅了，於是一怒而退。

考古書中國而立名，確是和蠻，夷，戎，狄，相對的。但是日本既不自甘夷戎，三上參次的抗議中國，似乎太覺沒來由。並且議院裏熱心討論鄰國國名的廢立，歷史上還是先例。我總覺得：近年來日本不再是好模做的民族了，他們創造了不少奇跡，像索夫，上吊，屠殺，色盲射擊等。並且預告世界在「支那」舞台上，還要來一套「翻筋斗」和「沙葬」的好戲哩。

其實，「支那」，「清國佬」，「唐人」云云，我們儘管可以受之無愧。因爲「投我以支那，報之以××」或者倒符合着平等原則的。告訴三上參次：什麼高貴的賞賜都準備接

受不過我們也有一份選敬的禮物以爲雅意一年來即使一個平常的「支那人」也感到有「恩」不報的非是了。

鼻子。  
自然，我們還願意看看不在暴力下低頭的捷克弟兄，去敲扁那個大言不慚者的鼻子。

## 續 訊

因爲張伯倫願意借「大言不慚」者的鼻子一同出氣，所以

捷克不曾敲扁了那「鼻子」。

慕尼黑審判，決定把羔羊賣給土狼，因爲土狼和狐狸是新

親；而且這一次，討厭的熊，偏偏又不在場云。

# 不提 起

「你再不要來見我！」

「好，我們只當都死了。」

明天，這對立志「老死不相往來」的朋友又會見了，大概有一點共同利益要商量商量。幾聲「天氣好」「生意好」之後，什麼咒罵誓言，似乎雲消烟散了。也許消散不盡吧，也只是心裏有數——不提。

債戶碰到債主，如果沒有還債決心，最好就是「不提」。等債主好容易自遠而近地提起了本文，也得設法立即招架開來。

不過，不提的一法，並非只限於賴債，而且已成爲人情之常了——識相。免得揭破大家陰私。

譬如說移解了的江秋君呢，是在「西式進貢」中被送到虹口去的那個大打出手的馬飛少校呢，還有三堂會審過的新貴胡正古，在幾次「男起解」之後，也都不提起了。英國大臣，除了反對皇帝想娶美國婦人的一事之外，大體還能效忠；然而並不因此更同情無冕之皇塞拉西。張伯倫替墨索里尼寫了幾封書信之後，阿比西尼亞舊賬，便在英意協定中不提了。可惜羅馬公民沒有倫敦紳士那樣講信義，墨索里尼那裏肯對弗朗哥割絕「親子之愛」，這是他一手撫養長大的乾兒子，於是弗朗哥的志願兵的覆文，叫倫敦頭痛了，不得不「研究」一番。

保障捷克領土完整的條約，在和平談判的化裝中，已不提於今日，現在元首對於「歐洲領土的最後要求」，自然也可以不提於將來。我不知道慕尼黑的四強會議，會製造些什麼，但必然盡力解救希特勒的冒險，而且也必然不提若干諾言。

當希特勒大喊「我要三斤」時，張伯倫或者願意出賣二斤以求了事；如果一下刀竟宰了二斤半呢，那麼「二斤」的話，將不復提起矣。

## 貝克沒有讀過

「如同奧古士德喝了酒，全波蘭都要醉了似的。」現在，波蘭又昏醉了。因為那個一心想掛卍字勳章的外交部長貝克，已喝了希特勒的賞杯。並且獲得了擔任「法西斯事務的捐客」的無上榮譽。

於是，波蘭也嚇嚇立陶宛，向捷克索詐，當希特勒在擺佈維也納和巴拉加的時候。

讀過小吹手故事的人，都寄同情於那個忠勇殉國的波蘭孩子，爲了吹醒華沙酣醉的兵士，也爲了自由的正義，他死在帝俄軍官的指揮刀下了，從前，波蘭滅亡時代的歷史，是充滿了叛逆，反抗，和英勇鬥爭的表現的。

但是這種可愛的波蘭精神開始喪失了，「保爾的祖國」正給法西斯的魔術誘惑着。這位身受侵略者宰割之痛的波蘭小姐，現在想拋棄日漸衰老的情人——國聯，嫁

給偉大的希特勒了；因為德國元首是個「應該得到諾貝爾和平獎金的政治家」——納粹者門徒曾經這樣提議過。再者，如沒有德國發動歐洲大戰，波蘭還不會有完全獨立的今日；知恩報恩，小姐自然可以獻身了。那麼，想承認「滿洲國」的一套，也不過「夫唱婦隨」的成規而已。討好東洋小叔子倒在其次。

華沙有一個計劃：就是從黑海到北冰洋要佈置一道叫「中立地帶」的陷阱，讓法西斯惡魔從容獵取為「反共同盟」束縛手脚的可憐的羔羊，那一羣傍着波羅的海的小國。也許忠於婦道的小姐，還準備讓出那條有名的走廊來給主人休息；正像一世紀之前，拿破崙大軍經由波蘭向莫斯科去的時候，他們也懷着怎樣熱烈的希望，他們相信這個字典裏沒有「難」字的將軍，會容易地救出他們，從亞歷山大的掌握中復活。

無論如何，希特勒叫全國發瘋地大興土木的時候，貝克也要自告奮勇地領導波蘭去試走一條架在深谷上的獨木橋。這位英雄主義的斯拉夫先生，新近皈依了祕密的信仰：以為國家的自由和光榮只能在冒險的戰爭中求得。



忽然想起那名耀北歐的波蘭作家顯克威茲，他不是寫過一本叫得勝者巴特克的書嗎？巴特克是波蘭的農民，在一八七〇年間很勇敢的爲普魯士作戰；効忠的報酬，便是被德國人逐出了自己的老家。

這「得勝者」的小傳，貝克沒有讀過。

# 猶太醫生

這是流行於歐洲的笑話：

希特勒大聲攻擊猶太人，他舉出許多天經地義的理由來，證明猶太人必須虐待。最後又補充一點：德國在歐戰中的失敗，就因為軍隊裏有了猶太人的緣故。並且指着聽講的某個猶太人威武地問道：

「是不是你你說：猶太人使德國人失敗了。」

「不錯呀，」這個退伍的猶太人不加思索地回答：「因為猶太人參加了聯軍作戰。」

[.....]

猶太人叫希特勒天天頭痛，是否這笑話鬧的惡作劇？但是，排猶風潮的聲勢汹汹，也許正是猶太人使納粹者在麵包鬥爭上失敗了。

前天，柏林的消息：九月一日起，參加歐戰的猶太醫師，將勒令停止執行業務。他們既不善醫治希特勒的頭痛，又不能改造自己的血統；打碎飯碗，倒不相干；日耳曼人的偏見，愛因斯坦的請出德國，也因為不會照其他忠厚的德國人一樣，拉緊了褲帶，咬幾塊不塗牛油的面包；但是真正的罪名，還在無法註銷「猶太」兩字。

當這個了不得的日耳曼民族底元首，剛從師父那裏逃出來的時候，「猶太人」的名詞，開始像惡夢中怪物似的使他討厭了。也因為蘇聯應許了猶太共和國的存在，才大發醋性地不讓猶太人稍有立足——這是唯一可能做到的「反共」的戲法吧。

不過，言歸正傳，醫生素稱人類的福音，醫學又是文明的結晶，何以還要受到卍字的摧殘？原來納粹的文明另有一番註解。而科學的爲用，也多限於瘋狂的屠殺和殘酷的破壞。

即使經濟貧乏到必須減少一道菜的德國，如有發明替代牛油者，也不比戰爭利器的發明者，更能得到元首的歡迎；大十字勳章只掛在充滿火藥氣的黨徒的身上。

## 海涅和夏洛克

這位「少年德意志的詩人」羅曼主義的寵兒海涅，是一個猶太人的子孫。但是當德義元首一致審定猶太種族低劣的時候，蘇聯承認了他的公民籍。

海涅是一個革命者，七月的野火燃燒了他的熱情；自由在滑鐵盧戰爭以後重新抬頭時，他很少歌唱仙島的美景，而詠寫着平民的痛苦。他如他自己所說似的：「是在求解放的人類的鬥爭中的戰士。」而他的散文在無數雄辯熱烈的字裏行間，也保留着戰爭的紀錄。

「這樣天才的，如同拜倫一樣地影響着全個歐羅巴的詩人，竟是一塊討厭的「猶太人底血肉。」要是希特勒偶然也愛好這詩人，怕會這樣地嘆息吧？

但是最感可嘆的，不是海涅的文名所引起的種族的爭辯，而是一種使柏林證券狂

跌的「猶太勢力」

這種勢力曾經寫入莎士比亞的作品中，那個威尼斯商人夏洛克，不正是「以色列爾」或者「薩拉」的家譜中的人物嗎，他發明了欠債割肉的抵償法，幾乎使一個窮困的青年未婚夫流血。然而這是人間的事實，未必刺中了猶太人的持性。可是希特勒又會想起十九世紀德國最富裕最有經濟勢力的「羅特柴爾德家」(Rotchild)來，一個猶太銀行家。這許是一種煩惱，一種有傳染性的煩惱，於是墨索里尼也開始覺得「猶太勢力」有「控制義大利的危險」了。追隨種族主義之後，立刻通過了反猶法案。也許因為猶太人歡喜錢，就引起了更歡喜錢的人的妒忌。

按照夏洛克的法規，把債戶的血肉來填塞腰包，自然野蠻得可怕，但是更可怕的，倒是把千萬人民的血肉來堆砌英雄的座台。

不過，根據柏林統制姓氏的新法令，無論海涅和夏洛克，如果一律冠以「以色列爾」之後，也難叫歐羅巴的英雄分別善惡了，於是排之而已矣。

# 上帝的兒女

「一個外國人要爲中國說幾句公平話，他就不能留在上海。」這是墨西哥駐滬領事的公平話，但是阿狄密勒先生終究不能再留在上海，而被「同行」所逐了。

上海是中國的毒瘡，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荒淫的天堂，罪惡的地獄。在「奇異的房客」的統治下，已塗上濃烈的殖民地色彩，幾年前的街血，現在一點腥氣也不剩了；警告漢奸的志士，被「進貢」到虹口。上海永遠充滿了無知的熱鬧，永遠表演着無恥的喜劇。那些遠渡重洋，捐着「來救中國人靈魂」的十字架底上帝信徒，尤其留在戰區中工作的教士們，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他們也確實履行了服務犧牲的信條，這是我們所非常感謝的。

但上海儘有奇怪得不要人相信的故事：

瞧着某些道貌岸然地神聖不可侵犯的洋先生，誰不要肅然起敬呢，覺得他們才是光明使者，魔鬼的仇敵。可是叫人更覺得肅然起敬的，倒是阿狄密勒先生揭發了他們的黑幕：抽頭聚賭的場主，化妝品公司經理，軍火推銷員，地產商……他們用捧着聖經的熱心捧着賬簿，每天到什麼總會去計劃生財之道，虔誠得風雨無阻。以「宗教」的精神來求利，自然無往而不利了。

這樣的行動，正像披着的洋袈裟一般黑暗，神祕得難能捉摸。以國際間諜出名的照空和尚，曾經鬼影一樣地或隱或現過，而且使人感到他「佛法無邊」。

不過，一切「吃教」者都是人，何以一定不要他們有人性呢？機警絕倫的狡狐列那，在鷄場上誘殺小雌鷄的化裝，正是一個虔敬的祈禱者呀。誠如十七世紀英國「教士的文學家」葆頓所云：「上帝有廟殿的地方，惡魔也將有所禱所。」

我們總得感謝上帝，因了「救中國人靈魂」的神聖差使，使上海又多了許多別墅，總會；有人非常忠實地移用救靈魂的錢，來建造了自己的天堂，那種二十世紀中最新式

的洋房

尼采說：「愛與憐憫是罪惡。」在這信念之下，上海的冒險家是超脫了人間孽作，上帝的兒女，有時候，也是哲學家的崇奉者。



## 顏色和野蠻

一個美國老太婆，會固執地拒絕一個租她房屋的中國學生：「這裏不能讓你們燒老鼠吃。」隨後，無情地把站在門外的莫名其妙的來客推出去。

當一個西洋作家，計劃着一篇以中國做背景的小說時，總會抓住許多插大刀的，懷炸彈的拖，長辮的紮，頭巾的纏，小脚的黃，瘦曲背而且隨地吐痰的主人翁。十九世紀英國文學家，狄昆西的名作「一個英國吃鴉片者的懺悔錄」中，不是有一幅最醜惡的插圖嗎——「在他夢中，他是置身於東方的世界中了。」

二十世紀的洋鬼子，也有認爲中國還是土匪橫行的國家，一個不文明的<sup>country</sup>世界。這許是侵略者惡意宣傳的結果。於是什麼「剿匪」的「秩序兵」便來殺人放火了。所以一年之前，日本貴族議員三上參次說過支那不配稱「中華」之後，英工黨某議員也相繼實問艾登：「居住中國的英籍教士，究竟被殺了多少？」好像教士的被殺，成爲中國的習

俗。問題只在乎多少而已。自然這位洋大人腦殼裏的中國，還是義和團時代的中國，他們只記得拳匪是殺教士的能手。

但「能手」底榮譽，將歸給法西斯軍閥派出的「新義和團」，他們的確一再轟炸了教堂與殘殺了教士；而且軍國主義者懷中，可能時常發現些護身神符的。這將使英，美紳士更證明了「有色人種」的野蠻吧；（而野蠻人不妨給文明人放在火上活燒的。）想不到顏色和野蠻，發生了如此關聯定律，倒是種族心理學家應該表示喜悅的。

在蘇聯電影「馬戲班」一片中，有一個德國軍官侮辱了和有色人種結過婚的白種婦人，馬戲班老板就告訴他：「這裏不是顏料店，蘇聯是共和國。世界上一切民族我們都歡迎。並且世界上一切財富和權利不能依顏色來分。」

自誇保護文明的英雄，真是最善良純潔的兒女嗎？但是搶劫世界的強盜，並無顏色之分。有如「愛斯基摩」一片中的土人的詛咒：「白人是上帝，白人是強盜。」上帝和強盜有着同一的膚色，那麼，顏色和野蠻將怎樣相關呢？

## 西式進貢

上海洋人的護身符——領事裁判權，所以至今不曾取消的唯一藉口，據說是中國司法界還缺少點完滿的法治精神；他們念念不忘中國小說上的「屈打成招」不過這是「據說」而已。

但是，說這話的，至少坦白承認西洋的法治精神，非常公正或者相當嚴格了；雖然中國人從來沒有破壞過國際公法。

我們的確領教了那目空一世的西洋文明，且不算南京路的屠殺，或戲院子裏面洒銷錘水之類的舊賬；過去自己不能爭氣，也怨不得人家欺侮。

不過，近年來中國正在痛苦的教訓中生長，漸漸改換了愚弱的頭面，全世界有識之士，應該重新估計這個偉大的民族的前途。「東方巨人」誠然還掙扎在烽火中，可是他

力能抵抗一切而爭取主權與自由，所以托福瓦全的孤島不容有殖民地的處置，我們還是大上海的大房東。

現在，始終夢想着妥協苟安的「張伯倫的信徒」，準備把不想苟安的華人，進貢給日軍去，因為這幾位中國先生過不來「天下太平」的生活；但是全上海三百萬華人，必然繼續堅決抗議這非法的一舉，這不叫「引渡」或者所謂「移解」，簡直是卑劣的出賣。我們願意高貴的薩遜克人，勿墮落其紳士的氣派，——公正的態度。

幸而不涉「恐怖」之嫌的我們，抗議之餘，也許還能忍耐一下，可是極強的記憶，使孤島居民永遠忘不掉「西式進貢」的悲痛，和出賣我們的騙子的姓名；我們強悍的祖先有句老話：「有恩必報，有仇必復！」

告訴時刻留心「在華利益」的先生們：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朋友，和一個四萬萬五千萬人的仇敵之間的得失利害，現在可以隨君所擇了。

# 鵬的心

上半年擔任一個高中班的國文，我不會採用教育部推薦的教科書，這並不因為那些書坊裏的交際員忘記了請我吃飯。但仍舊選些價廉物美的活葉文選，其中就有愛羅先珂的「鵬的心」。

學期終結時，在官樣文章式的大考中，我驚奇到這位盲詩人給與一般青年讀者的力量，是非凡的偉大，他們幾乎一致地說：本學期最歡喜的文選是「鵬的心」。

「鵬的心」是一篇童話，但不像安徒生的「醜小鴨」似的，深蘊着溫柔的情緒和美妙的詩趣的。它充滿了革命者的熱情；這股火辣味兒，改變了苦悶於孤島的青年的胃口，這件不要人相信的故事，也挑動了向往着正義之火的人的情操。

在鵬的世界裏，尊貴自由的意志與堅強的決心，勝過一切權利思想和勢力。所有的

鵬，王都夢想着接近太陽，而且這已是幾千年來的祖訓了。但有一隻偶然墮落在人間的一鵬，竟爲人類疲弱的懷疑的「人心」所同化了，他不能夠再保持那顆酷愛自由追求光明的，堅強勇敢的鵬的心。相反地一個獵人的兒子，因爲生長在鵬之國裏，而養成了一颗鵬的心。於是他回到人間後，便領導了山國裏的人民去反抗鄰邦的欺侮。（這孩子深知用什麼方法，可以燃燒山國的人們的心；而且當人類言語不尙表明自由的意義時，他就鵬一般的叫。）那有着「人心」的鵬，因爲不再相信「上太陽」的祖訓，而彷徨着苦痛着，終於毀滅在鵬王的爪下了。

這童話也許不比希臘神奇的傳說更動聽些，可是在似乎夢幻的故事裏，告訴我們的，就是這「要有意志」的訓言吧。作者的熱情，寄托於鵬的理想——「像鵬這樣熱愛着自由的強勇的鳥，是再也沒有了。」並且也永遠愛護着純潔的靈魂，和鼓勵了生的鬥爭。誠如魯迅先生所說：「世間沒有別的言說，能比愛羅先珂以言語文字畫出自己的心和夢，更爲深切曉暢的了。」

懷着「人心」的讀者，要怎樣想起自己或時的彷徨哩，我們曾經有過的，是卑賤而虛無的「人類的習慣」呀！

但正因為人羣裏也有「鵬的心」的人，鵬羣中也有「人心」的鵬，我們才不必過於失望，那堅強的翅子和嘴爪，也會生長在我們的身上，何況空前的苦難已在培養着「鵬的心」，中國底「鵬的心」。

現在是時候了，願我們都拋去那疲弱的心，或燃燒起一切疲弱的心，唱那首雄健的鵬之歌。聽哪：

「愛太陽，上太陽，不要往下走，不要向下看；慕太陽是鵬的力底源頭。上太陽是鵬的心的幸福。不要往下飛，不要向下看；下面是暗的狹的籠，下面是奴隸的死所！不要往下飛，不要向下看。下面是弱者的世界，下面是無聊的人類的世界，不要往下飛，不要向下看。」

## 前進的公式

「最聰明的人領導前進，聰明人努力前進，大多數人跟着前進，不聰明人阻止前進。」  
據房龍說：人類文明就在這公式中進行着。

但歷史的曲折，往往讓那些握着特權的好漢阻止了前進，而給予最聰明的人以殘酷的命運。像米塞的畫一樣，直到創造者失望地死去之後，他的創造物才開始給人「發現」而寶貴起來。但埋沒在歷史輪下的，我們已無從知道和發掘了。

那個說「知道你自己」的蘇格拉底，在監獄裏服了毒，犧牲自己拯救世界的基督，被羅馬兵釘在兩個強盜的中間。然而哥白尼，又被基督的信徒，判決為應該活燒的「異教徒」了；因為否定了上帝創造地球為宇宙中心的意思。哥倫布也受盡冷眼，當他向西邊航海去找東邊印度的時候，一個拿破崙的屬員，斷定福爾敦的輪船不足拖動他的



烟匣，所以拿破侖就放棄了「新海軍」的計劃。就是發明之王愛迪生，還免不了吃記耳光，理由是不應該在火車上試驗「比駱駝鑽針孔」還難的「鬼東西」。

回過頭來看：我們的「大成至聖先師」不是終身嘆息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能有宋儒所說的「無王位而行王事」的紅運，老人家也不致於流亡了。把屈原離騷讀得起勁的，也不過是辭賦發達後的文人學士而已。

又如革命初起時，就有「黨者格殺勿論」的聖旨，民國成立後，還有「共者格殺勿論」的「此令」，現在，當然還有黨同伐異的「勿論」的事情。——這就是中外古今的歷史的斷面了。

最聰明的人被歧視着，被加上叛逆，危險，瘋狂的罪名而無情的屠殺與摧殘。所有了不得的統治者，似乎都不高興世界前進，他們恨聰明人，好像妒忌和平一樣。想重建羅馬帝國或第三帝國的英雄，甚至想恢復部落時代了。因為在部落裏，酋長如同神明一樣地被敬畏着，即使取消了政治警察和文化統制，也不會有人去偷聽莫斯科的播音的。於是

安居尊位者可以放心奠定「英雄的石像」

但地球是轉動的，人類的思想，會衝破「狹的籠」而永遠前進。時代潮汎的奔流，不是任何專制，封建，和神說所可擋駕的；我們所流的，合着全世界一切英勇戰士所流的熱血，將加強這「潮汎」的力量，迅速地掃蕩人類的暗角。

有着「大多數人跟着前進，」自作聰明底「不聰明的人」來「阻止前進，」雖然也眩耀一時，但終于不過是歷史巨輪下的一片瓦礫而已。

# 魯迅先生

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這一個被註定了的悲痛的日子之前幾天，我在流二卷上讀到了魯迅先生的死，覺得這位「東方的文學巨人」，這位革命鬥爭中的老戰士，還揮動他的「戈矛」，挑戰了死神。他指出除了「要趕快做」的想頭以外，死只是「拉倒」之類的小事。

魯迅先生是明哲，但並不善於保身，這已是人所熟知的事了。在封建社會底毒箭的蝟集中，在一切「叛徒」「二臣」「刀筆吏」的攻擊聲中，他永遠挺身而出，答覆象牙塔裏的紳士，以及流氓才子的假清高的笑罵，就是這麼幾句：

「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的光明的地方去……」  
「因他的指示，而走向光明的我們，要怎樣來感激肩住黑暗閘門的他呢？而自從能够

讀懂他的作品的時候起，我是再也不能忘記魯迅先生了。可是一個十多歲的少年，不知道怎樣去拜訪這位先生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會面，只落在慘澹嚴肅的殯儀館中；那正是一九三六年的十月十九日。

二年之後，真理的火花已燃燒着這個古老的中國，被壓迫的我們在呼喚自由與平等，在咬緊牙關堅持「韌的戰鬥」，而所有魯迅先生的教訓，將是推動今日時代巨輪的原動力，和爭取解放的示範！於是我們知道：魯迅先生還活在愛自由的大眾的心中。

今天，魯迅先生逝世二週祭的時候，我以一個少年人的赤心來大聲疾呼：

魯迅先生的思想的光芒，一似高爾基，羅曼羅蘭，巴比塞一般，因人間真理的獲勝，因我們繼續工作的強化，而永遠明耀於世界。他的觀念之火，如同春天的偉大，因——為只有春天是不會滅亡的！

# 四月七日

四月七日！

我們正在國際飯店二樓舉行教育會議時，劉先生的外國女友 E. S. 萌蘆愛德報告了一個悲痛的消息：「爲千萬人所敬愛的劉湛恩先生不幸被害了。」接着她又感動地追述二天前劉先生的談話：「我知道自己留在上海危險，但是也願意爲領導上海的青年而死。」我們在劇烈的震動中回復過來時，也就立刻知道了兇手是誰。

是的，當大家還需要劉先生領導的時候，他竟然爲人類的瘋狂所殺了。那靜安寺路戈登路口的待車站，也將寫入歷史吧。可是劉先生接到毒蘋果和恐嚇信後，何以不上香港，或者掛起「不問外事」的免戰牌呢，這種忽視一般大人先生所重視的身家安全底犧牲精神，如同革命史上每一個志士的殉難一樣；生命底偉大，因此而更獲得了無上的

光榮！

讓爲民族爭取人格，爲人類爭取真理的英雄，永遠離開了世界，將是一種不可補償的損失。也只有追求光明，敢向魔域擲出正義的投槍的人，才能「更加與主接近！」

對於喪心病狂的暴徒的行爲，我們自然不勝悲憤，也深切地感到這是教育對於人類的失敗。數月之後，黃道會的恐怖暗殺的陰謀敗露了，於是更明白這幕悲劇是一種什麼教訓。

九日下午二時，在喪禮中向劉先生的遺體致敬；最後的瞻仰，留下了永不忘却的痛苦。嚴肅的印象。殯車送到哥倫比亞路墓園時，我們就把這位英雄安放在和平的土地與上帝的懷抱中；祈禱與輓歌催落了多少人的眼淚。撒下一些花朵，願我們的悲哀同此埋葬。

回頭來，看見了墓園四周的焦土和破壁，像挖去心肺燒去膚髮的巨靈似的悽愴地默視我。我想：我們要清算的太多了。

# 當我知道你

敏生——中國空軍的一翼：

當我知道你已在一月之前爲國犧牲時，我埋怨傳遞消息的信報告得太遲了；可是現在，我向你行最友愛的敬禮，掬一顆赤心，遙祭千里英靈。

這一月來，總共每天翻閱報紙，希望找到你繼續殺敵的紀錄，因爲祖國還需要你去懲罰猖狂無恥的侵略者，那麼，你的戰死何乃太早，你該強健地活下去；不，敏生已在我們心中永生。

那祖國的天空，那飄浮的雲堆裏，還留着你果敢而敏捷的影子。有一天，「答答答」的機槍從你手中響開，一架給火焰包圍的敵機拖着烟尾隕落了。七月底晚霞，載着勝利的主人歸來時，揚子江畔充滿了歡呼。這消息也像雨花一般地散播到朋友中間，你不會

想到逗留孤島的我在日記上刻下怎樣狂歡的痕跡我們熱烈地談看高興得流下淚來。祝福那雙殺敵的聖手吧，祝福戰士的健康吧，爲了你的英勇，也爲了祖國的勝利。

現在，我又懷着同樣激動的神情來祝福你——帶着微笑的安眠。但擎起復仇的火把的我，不再流淚了。你既把自己的血肉，塗在與你生死相共光榮平分的鐵翼上，是你的朋友，應該怎樣做呢？

我先要告訴遠在重慶的念劬，我會叫她不要哭，因爲她愛你，正因爲你可以得到這樣光榮的死呀！今後，我願意替代你來安慰念劬與飛妹；也許你留給她倆的榮譽，已够轉換那種兒女的悲切了。

記不得「麗娃栗姐」河的舊事；在念劬之前，我們似乎對立過。但一封慷慨真誠的信，折斷了插在心頭的「邱比得的金箭」；我知道你需要她，更知道國家需要你！不能讓一個我來刺傷你殺敵的雄心，於是靜靜地走開之後，又寫信告訴你們：

「相親相愛的生活着吧，朋友！我們在愛戀第二個情人——祖國的時候，再不會如



忌了。」

正是新婚的愉快，興奮了少年的意志，你追求着更遠大的光明。但是——

多少人心目中的英雄呀，我願意你復活，當你奉獻青春的生命於愛戀的祖國時，我還是妒忌你的幸福的。

當這一篇刊出於前哨時，彼得先生告訴我：「敏生的情妹來報館哭了。」其後我又接到了

她的信。要求我告訴她關於敏生的確實消息。幾天之後，我在懷久女中見到她，我們初次會面的

第一句話是：「也許重新握到敏生的手時，這是一個感動人的笑話。無論敏生怎樣了，我們還是

祝願着他的前途。」

# 無知的熱鬧

## ——舊事重提之一

一隻帽子會驚動全世界，這是看慣災亂禍患而不動於心的中國人，所不容易想得透的；但是想不透也罷，擠熱鬧卻是數千年來的遺傳性。

中國人瞧熱鬧，決不去分別抬棺材，上花轎，或者火燒，慶壽，遊街槍斃的。連敵軍過境，也會去瞧一下，讓人諷刺着「夾道歡迎」。這次戴帽子的，雖然是洋皇帝，可是擠熱鬧的還是黃帝的子孫。即使大門口張貼了「吾皇萬歲」也覺得「沒有關係」。什麼華洋，自然可以不必細分，這許是黃老道家的「殊塗同歸」底傳統哲學吧。

叫上海人要分明華洋，實在也難，上海是見洋不見華的「雜處」。有華警的地方，洋捕也會來捉人打人。並且雙方都視作「當然」似的處置坦然。而現在，「魯濱遜的褲子」

更像鍾馗畫像似的唯恐掛之不及了。

所以，連上海的佛教會，也會擠了一次「破戒」的熱鬧——對於代表基督文化的帽子表示慶祝。中華民族之敦睦邦交，真是阿彌陀佛。

於是慶祝洋帽上一根十字架的熱烈，竟勝過了慶祝國旗下兩根十字架的熱烈。可是殖民地的悲哀，也像陰霧一樣地籠罩着這種無知的熱鬧。

# 閒話招兵

## ——舊事重提之二

招兵，在中國是司空見慣的，並且也是歷史悠久的，如果有人搨了「陸軍第××師」的三角紅邊旗，在市上招搖起來，就是明知代表什麼「冀東」或者「二老好」而來的老鄉，也會有許多同胞，毫不懷疑地跟着他到關外去抗枝槍桿。

生活鞭子不留情地抽打着，兵營和典當同樣是窮人的熟路，也許還有人嘆息着「無緣入門」的苦命。

現在，正是中英邦交日益敦睦的時候，中西文化更其溝通了。英國也就有了招兵的一舉。可惜應募者寥寥。據說募兵者曾經施出了廣告的手段：在募兵處張貼許多帶誘惑性的字畫，有一張圖上註着：「多，多，更多，更多，直等到敵人潰滅的時候，」但是狡猾的英吉利

人從喬治加冕盛典上，知道祖國還是一個頭等強國，用不到像人家一樣地爲假想敵而發急。「此法不靈，另求應驗。」於是大幅標語，又飄盪在倫敦街上了。「當兵是最好的職業，有得頑，有得吃，有得工作，還可以周遊世界。」這標語實在不會誇張，英國人民很知道一個強國的兵士，會有如何的生活，可是因了社會一般生活的良好呢，還是頑固的保守性，結果總是「寥寥無幾。」

招兵要用到圖畫廣告，而且成績還不行，當事者似乎也有招兵難之感吧？

然而，大英帝國真要招一批吃吃頑頑的遊客嗎？他們還有成千成萬的飢餓隊員。在這問題前，一個中國人和一個英吉利人，同樣看得很明白的。

# 車前提攜

## ——舊事重提之三

「噤」的一聲，車子在轉灣處猛然煞停了。「叮叮」的踏鈴，便在電車夫脚下狂怒起來。一輛載重的場車的輪子，陷入了車軌；雖然苦力的臉，已急得像豬肝那樣，咬緊牙關拼命挽動車輪，兩臂隆起的肌肉，像可以扼死一個壯漢似的結實，但是終究「起車無効」。

電車夫却大聲咆哮了，踏鈴不能忍耐地打得格外響亮。於是坐客也不甘沉默了。「可憐」「可惡」之聲，從不同的嘴裏迸出；而多數的意見，環評場車「越級」的不是。——不應該擅自跑上電車軌道。

還好，幾個同行的苦力走了來，一聲不響地用力把車子推動了。受了幫助的車夫，不會稱謝便繼續他「嘿呀嘿呀」的前程。那些並不知道「施恩求報」並不介意於紳士

禮節的幫忙者，也撲撲兩手泥灰揚長而去。自然，他們隨時可以獲得報答的機會。

這一幕「車前提攜」，是說明了「親善」的真義。這，究竟不同於私利相交的「官官相護」的。或者即是內山完造君所謂「幫之一種」吧？

電車又開了，我仍舊埋首於親仁錄中。忽然自己變得聰明了，覺得由「提攜」而來的「親仁」，應該另有註解。

我又穩約瞧見自己坐的電車上，飄着五色旗，而在車窗外閃過的牆頭上，也印着「殖民地陳列館」的字樣。一種痛苦得刺心的憤恨燃燒起來，我猛然放開了所謂「親仁錄」。

天呀！你要相信狼羊的握手嗎？但是我只相信羊狼可以角力的。

# 官樣文章

## ——舊事重提之四

紀元前四七八年的歷史上，記着一個糊塗暴君阿爾其亞斯，他是提貝的國王。在一次饗宴中被殺了。事發前數分鐘，有人呈上密報要他看。阿爾其亞拒絕說「有嚴重事，明天再說。」密報，即是報告陰謀的。

一個暴君的死是嚴重的事，一年前，平津出現了幾百具浮屍的新聞，也不能算小事吧？即使當局沒有表示「明天再說。」却用了巧妙的「詳查原委，」「積極偵察」來敷衍。也許可能還有「超度怨魂」的什麼追薦會呢！

建造青島炮台的工人的血痕，至今還塗在遊客的眼上，這是一回怎樣悲慘狠毒的故事，然而也說明了「浮屍案」的把戲。事關秘密，爲謹慎計，滅口當然是上策。



這樣明白的事實——搬屍夫已供出了某國洋行的大名。但是還要「詳查」嗎？所謂「冀察當局」如果能用禁止學生大隊遊行的精神，和保護聖賢名譽的決心，去注意這種陰謀，我想浮屍不會年復一年地來了再來吧？冀察當局已經壽終了，或者有了替身。但前車之鑒，使我們怎樣的警惕呢。

爲無名的怨魂申冤，復仇，決不是官樣文章式的「詳查」云云，所可了事的。而動員民衆，鞏固國防，取信於人民的工作，也並非官樣文章所能了事的。說「我們的機會來了」的吳先生，應該不放棄及時報國的機會才好。一切愛國的先生們，在誓死守土的嚴重事前，決不會「明天再說」吧。

# 天下之禁

## ——舊事重提之五

從街頭巷尾的「禁止小便，如違送捕。」到國際間「費時八月，軍艦五十艘，監察員八百二十人」的禁止援西。幾乎天下莫不有禁。但「禁止小便」的告示之下，小便者特別擁擠；在不干涉的口號之下，羅馬兵德國軍火的運輸也日有所聞。

而中國之禁，尤其特殊。

過去的廣東，有不准男女同餐共行的禁令，也有禁止癡瘋病患者繼續活命的計劃，他如禁談國事，禁讀烏言獸語，以及禁烟，禁娼……都在雷厲風行。不過現在已難得聽到了；在狠毒的轟炸中，若干禁令也遭到了時代的劫運，「爲民父母」者，不再搬出經典上的古董來教訓後生了。

禁風既如此猛烈，何以抗戰前的中國還不綏靖，誠屬怪事了。原來「禁風不度華人關。」姜太公的禁符，趕不走封神榜以外的野鬼！

並且有的禁，還「小事查辦，大事貓虎。」譬如舊賬開列的禁項是：

賽金花好禁，走私不禁；攷證孔孟刊物好禁，友軍小冊子不禁，學生婦孺援綏好禁，冀東察北招兵不禁。凡冠以「特務」者，大概都在不禁之內。「禁以防犯」，但是有些禁，來得莫名其妙。

像黑衣相儘先派足了打手，然後「禁止」志願兵不到伊伯利安半島去，這又是一種新禁法。至於海關當局禁止華員的禁止浪人偷運，更令人難解。

天下之禁，意義混沌如此，小民將何所適從矣！但願新生的祖國，能替我們開禁，先從官員手中得到解放的民衆，才會在帝國主義手中，得到民族的解放。

# 有目共賞

## ——舊事重提之六

不久之前，見到報載：以熟鐵開水茶葉等可以製造「人造火油」，並且發明者又是國人之後，不禁大爲興奮。

其後，又有人說可以吞食病菌而不致患病。更覺中國之科學，大有一日千里之勢。煤油既用之不竭，病疫也將無從發生；抗戰前途，實利賴之。——誰知道都是空頭。

據說：人造火油的發明家，兼習道家科學，身體科學九年云，問其何謂化學變化，則以煉氣煉丹對，問其何謂物理變化，則以五行生化對。大家且慢笑這位過時的發明家；這樣的妙問妙答，我們儘可從民國史上搬幾套舊戲來有目共賞：

(一)惠通公司開幕：記者叩以惠通公司設立作用何在？張某答：「此公司成立，即

爲避免日軍用飛機濫駛入我領空而組織。」語意之間，似乎維護了華北的領空，權倒比什麼緝私組織還來得顯赫。然而惠通公司終究大蝕其本。而張某也者，則幸未蝕職。大概妙答有功。

(二)何謂國家大事：閒管孔孟起居飲食，出妻私事，蓋攷古攷到聖賢先哲的個人生活，那不免侮辱，且是大逆。這「攷古忌諱」的禁律，或許也是「華北特殊」之一吧。

(三)何謂國家小事：僞匪侵綏。此事絕不足憂，因綏戰而學生荒廢課業，街頭募捐，就是小題大做。並且「有礙秩序」。

當時「冀察政界」對友邦曲盡「孝」道，大概基於不屑「小題大做」的信念，現在北平又傳出「有話商量，何必打仗」的「不屑戰爭」的空氣，或者還是「似出一貫」的。在這故都中，充滿了「談狐說鬼」的陰陽怪氣，連阿Q向假洋鬼子唾沫的精神也喪盡了，嗚呼哀哉！

# 給我一塊軟餅

## ——故事新語之一——

凱亞去赴宴，到得太遲，主人以為他在家裏吃過了飯，所以只請他喝一杯咖啡，談談天，一直到各自去睡覺。

僕役領凱亞到一間臥室裏，又給他一張華麗的牀。凱亞空着肚子睡不熟，他忍耐到不能忍耐了，就走出寢室想把大門撞開；主人很驚奇的問道：「高貴的客人，你有什麼不舒服嗎，臥室太骯髒嗎？」

「好朋友，」凱亞說：「你太客氣了，你給我一張華麗無比的床我睡，可惜我是粗人，平日睡慣草床，忽然用了華麗的被褥，覺得混身不自然了。我以為如果辦得到，最好給我一塊軟煎餅，讓我一半做枕，一半做氈；那麼，可以不再驚擾你，一直到天亮。」

凱亞爲什麼不勒緊褲帶呢？這就不文明了。不過空着肚子躺在床上，即使有華麗的被褥，也難能舒服的；但是世界進步到今日，就有人同情凱亞把軟煎餅做枕託的一說。高臥枕託，細算軍火，或者會忘記那頓可憐的晚餐。這就是納粹的新精神：「望砲止飢」。至於「羅馬史話」上脫下結婚戒充作「宣揚文化」費的犧牲，自然還小哩。

並且要是奶油可以代替汽油的話，我相信這「軟煎餅」一定烘得又鬆又硬的。不過只要飽了，也是睡到天亮的太平方法，否則，「諾倫堡的英雄」一旦飢火上升，又要厲聲恫嚇，大撞其門，鬧得左右鄰人不得安眠了。

如果鄰居的門撞不開呢，家裏的牛油又全拿去塗滑了砲腔，那麼不妨合併人家的廚房，或者硬派什麼「志願」兵到伊伯利安半島去措一些牛油來，自然，就近的話，最好從捷克倉庫裏「借糧」。世界的和平永遠給這般貪吃人家麵包，勒緊自己褲帶的狂人們弄壞了。

# 瓶

## ——故事新語之二

凱亞將一個水瓶交給他的女兒，當他給她時，順手賞了兩記巴掌，說道：「當心呀！不要打破那水瓶。」

有人抗議道：「這樣的教訓算什麼道理呢？」

「不是，」這位好爸爸正經地回答：「在她沒打破水瓶之前，我要這樣指示伊毀瓶的結果，使她格外當心。假使瓶破了之後打罵，對於瓶的完好，有什麼用處呢？」

凱亞這一套戲法，也許倒不是馬後砲。

從前中國是個「通電國」，每逢誰打破了水瓶，就有人擬了洋洋電文，列數罪狀，理直氣壯地大罵一頓。詩經上早有「未雨綢繆」的說法，民國史上直到八一三才有打在前



頭的記載。所以「韓青天」碎了「濟南瓶」之後，就不再沿用電文了。

最近中央力量日益強固，已使譏諷「通電國」的芳鄰，重新估計自己慘痛的自信心了。不過，真的採取了賢父凱亞的精神，而想教訓什麼人的，我疑心便是大演習之類。「當心呀！你先瞧個利害吧。」

這種精神的成效，曾經很見出色，二年之前華北「友軍」的演習，叫不怕死的將軍嚇冷了胆。種種特殊情形便活躍一時。（但預定的蘆溝橋的命運，還是逼得冷胆將軍坐不住懷仁堂。）

然而「一時」而已，泥足支撐不了這掛滿軍火的沉重的軀殼，我們也消滅了一切投機份子。那些寄生在烟燦之間的變形虫，如今原形畢現，叛徒與同志的壁壘，像晝夜一般分明。

當遠東的演習變成侵略戰爭時，西歐又開始了同樣的演習。站在「曹德波格校場」上的官員說：「此次大操無足輕重，並且規模甚小，明年秋操當擴充為軍單位。一九

四〇年才舉行真正的大操，「發言人的故作鎮靜，觀衆只得暗暗喝彩。窮小子當掉褲子買肉吃，有時候也會對客人說句：「這是起碼飯菜，明天晚上才有真正的飯菜呢。」

不過，窮小子有幾條褲子好典當呢？德國人已經吃着「沒有母雞的雞蛋了。」一九四〇年也許要演習「吃紙麵包」吧？那才跟及時開幕的日本的奧令匹克異曲同工哩！

希特勒眼看不爭氣的「東亞秩序兵」維持不了張鼓峯的「秩序」，便決定在捷克邊境上親自表演「大套魔術」。可惜弄錯了方向，那個「布爾希維國」是在他的東北，但元首相信地球是圓的，所以不妨指師西南了。

這是廿世紀的神話：打碎水瓶的人就是那個「預先懲罰碎瓶者」的人！

# 甜蒜醬

## ——故事新語之三

凱亞把一個得意的食譜，告訴一個部長的廚子，這部長是最歡喜嚐異味的吃客。於是那廚子就獻上了凱亞的大發明，一道「蜜糖和大蒜打成的甜醬。」

當晚，部長就弄來了一碗，嘗試的結果，不用說糟得很，吃客大怒，傳了凱亞來說：「原來你便是甜蒜醬的發明者。」

「鄙人不才，倒徼倖想出這味新食品。」

「好罷，你也來吃一碗；自己的發明，總合自己口味的。」

當夜，凱亞得了胃病。

凱亞以「食譜通」自居，正像人家的「支那通」一樣，即使他們真想貢獻些什麼，但是理想和事實的距離，不會測量過，理想變成事實的折扣，也不會計算過。

或者凱亞是學了要人派頭來着，只憑自己的想頭，就定下一個堂皇的計劃。什麼「三個月結束，保險屈膝」之類，不幸也是一碗甜蒜醬呢，便不得不捏住老百姓的鼻子，讓他們忍耐地享受，或者倒不必擔憂自己的嘔吐。

而且這派頭也中外通行：自己還是軍閥的前身偏來一個最新的政見，用幾個刺激的辭句嚇嚇人。明明行伍出身連四書也懂不了多少；却要人家尊敬孔孟，可是走過文廟時，又不肯「下馬」。

但是現在的古宮孔林呢，異族的鐵蹄正踏着這些神聖的古董……

我們不提新舊的壞話，時代的刷子，會清除餘孽。但是無論黑花藍花，一到中國就變了種，所以一切本位外位的文化，不懂還是不要管的乾淨。好像放下太平天國的材料不用，挑選黃巢張獻忠等史蹟寫成「五萬里長征」的勞心，如無借此影射的作用，那就得另作別論。

不過，沒有嘗過而自己又不曾嘗的「甜蒜醬」，最好暫免製造。

# 十塊錢

## ——故事新語之四

一夜，凱亞夢見有人給他九塊錢，他以為九塊不夠，要求給十塊，正在要求，忽然醒了；看看手中一塊錢也沒有，於是馬上緊閉雙眼，伸出手說：「就這樣吧，若不夠十塊，九塊也好。」

這裏的凱亞，決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羣人。

對於一件得不到的東西，我們會儘量減少要求限度，但是發現稍有希望後，難以壓足的慾念，又會逐漸遞增而永遠遞增不止。這許是士大夫的階級意識，穩健派。有多少，拿多少，享受多少。隨便什麼都可以通融，妥協。

有個林大師說「這叫做烏龜的哲學。」其意病在隨便伸縮，也不錯。

人却是歡喜這樣。

生活在總算天下太平的時候，自然也希望這時代更太平些最好。一旦起了一點風波，心中便震盪着危難的來臨，不免有了「就九塊錢」的想頭——只要求不多事的太平，所謂相「安」無事，或者「不礙生存」云云。

可是好胃口的侵略者，就跟你玩軒輊板，利用和平使者「起碼太平」的一念，而步步進逼；魔爪從奧大利伸向捷克去時，哥特斯堡的魔王終究露出原形來，讓丟盡紳士臉的老頑固，失望地表演一齣「空中」旅行。雖然，在第一次「招待午宴」中，他們早已分吃了可憐的鴿子。

我們應該幹得澈底些，非十塊錢不可，如果十塊錢的獲得僅是一夢，那麼立即從牀上跳下來，找實在的「十塊錢」去。

死，倒可以埋掉拉倒，生，決不能寬容妥協——這是教訓中的名言。